THE 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SEMI-MONTHLY

第二卷 第五號

解放與改造

中華民國九年三月一日出版（月出二冊）

目錄

◎評壇　改造要全體講和……東蓀
◎論說　農民解放與平民銀行……侶琴
◎讀書錄　述愛爾和特氏論社會常態的與變態的改革之大意……頌華
◎思潮　斯賓塞爾的女權論……陳友琴
◎社會實況　我國勞農問題的研究……袁錫瑪
◎譯述　托爾斯泰告婦女文……瞿秋白
答論駁「告婦女」書之節錄……瞿秋白
盧梭人類不平等之原由與基礎論……獻書
◎附錄　新文化運動和教育……姜琦

中華書局廣告

人人當備新地圖



人人當購新地誌

世界改造大地圖

陰曆本年底出版預約同時截止

根據凡爾賽條約凡戰後各國疆域之變更悉爲調查繪列詳明地名華英對照全圖一大幅附圖四幅說明三篇爲改造後唯一最新地圖

定價一元六角
預約八角

世界改造分國地圖

陰曆庚申正月出版預約同時截止

圖凡三十二幅皆據最近調查尤注意於戰後改造如各國新壤界劃地新立國等繪列甚明瞭如指掌附地一冊華英英華地名表一冊

定價二元
預約一元

中外地理大全

預約陰曆年底截止庚申年二月出書

本書內容完善久有定評歐戰後地理上之變遷甚多茲特重加增訂凡及歐洲議和後新立之國及各國土地之變更無不詳備

紙面並裝六冊
定價三元二角
預約一元六角

印有樣張◉函索卽寄

◎本刊啟事一

本刊爲公開研究態度故歡迎外界之投稿與通信惟草創伊始一切未能悉臻完備以後總期逐漸改良如有缺點尚祈讀者原諒并希賜教茲將編例錄後

編例

一 宗旨 主張解放精神物質兩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狀態同時介紹世界新潮以爲改造地步

二 體裁 (甲)評論 (乙)論說 (丙)讀書錄或書評 (丁)世界觀 (戊)思潮 (己)社會實況 (庚)譯述 (辛)文藝 (壬)雜載 (癸)附錄

三 範圍 凡關於哲學心理社會倫理政治經濟教育法律生物文學等著述與前項宗旨相符者皆所歡迎其有關於自然科學之論著與解放改造無直接關係者不錄

四 收稿 本誌取公開態度凡有宗旨相同惠寄高文者揭載之後每千字奉酬現金分(甲)四元(乙)二元(丙)一元至一元半三種其有與編輯部特約者另議

五 稿樣 每頁十五行每行四十五字稿件最好按此格寫

六 出版 月出兩册初一十五發行每期集稿在出版前十五日

七 文體 文言白話聽作者自便均以樸實簡淨爲主

八 句讀 文旁加用新式之西文符號每句空一格每節起首低兩格

此外尚有須請投稿諸君注意之點合併錄於左

一 來稿須按本刊規定之格式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

二 本刊編輯部對於來稿有去取刪節之權

三 來稿如不登載恕不寄還其有長篇者預先聲明不登寄還亦可通融但萬一寄失本刊不負責任

四 讀者對於投稿者之文字如有通訊質疑本刊當歸投稿者自己答覆

五 投稿者如要求保留著作權或但由本刊披露不許他處轉載倘預先聲明均可照行但本刊對保留著作權者僅致稿酬半數

六 投稿者如以譯稿見寄須附寄原文

◎本刊啟事二

本刊承北京晨報與上海時事新報之委託每期附錄中選載其認有價值之文字一篇此後彼報等不以此項之著作與譯述另印單行本以省手續

◎本刊啟事三

本刊爲便利起見自二卷一號起一切發行銷售事宜概歸中華書局辦理倘蒙各界訂購代銷以及惠登廣告均請直接向中華書局接洽關於編輯方面之函件書報則請寄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並註明轉交新學會解放與改造雜誌編輯部字樣以免舛誤

◎本刊啟事四

凡有轉錄本刊之文字者請註明轉錄解放與改造雜誌字樣但其中如有特別註明禁轉載者不得轉錄

◎本刊編輯部特別啟事

投稿諸君遠承惠寄高文無任感佩祇以限於篇幅致稽披露良用歉仄此後自當陸續發表至希鑒原恐有誤會特再聲明

定價表

月出二册　費須先惠　概不記帳

册目	價目：現款及兌票	價目：郵票（一分半分及一角者爲限）	郵費：本國	郵費：日本	郵費：外國
一期	一角	一角零五釐	一分半	一分半	六分
半年十二期	一元	一元零五分	一角八分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全年二十四期	二元	二元一角	三角六分	三角六分	一元四角四分

▲招登廣告　本刊爲優待惠登廣告諸君起見特將以前廣告價目表改正取費從廉請各界注意凡有惠登長期廣告者尤當格外優待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地位	全面十二方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一方
一等	底封面之外面	二十元	十二元	六元	
二等	封面底封面之內面	十五元	九元	四元五角	
三等	正文前後及正文中	十元	六元	三元	一元半

三期以上九折　六期以上八折　十二期以上七五折　廣告用白紙黑印　繪圖刻圖價目另議　登期贈送雜誌一份　以便查考

鴛鴦香煙



調朱弄粉誰家女
畫到鴛鴦悄無語
請君吸枝鴛鴦牌
明朝成就鴛鴦侶

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廣告

資本實收　一百萬元
各項存欵　六百萬元
公積金　六萬元

本銀行辦理一切銀行業務列后

各項存欵　國內匯兌　保管庫
各項放欵　國外匯兌　收解欵項
儲蓄存欵　商業匯信　堆存貨品
貼現放欵　旅行支票　金幣部

分行分理處　蘇州　無錫　南京　漢口　常州　宜興　臨淮　蚌埠　南通　濟南

國外代理處　英法美日㖊德等國南洋各埠

總行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中央四五二三號

經理室　電話中央四五三二號

總經理　陳光甫
副總經理　楊敦甫
　　　　　朱成章
　　　　　唐壽民

上海太平洋學社廣告

▲黑潮

本雜誌以專門對日研究爲目的每册售洋一角五分全卷五册預定六角郵費每册一分第三號要目如左

◎評論▲民國九年之東方（陸友白）▲廿世紀的太平洋（部光典）◎短評▲愛國主義究竟是什麼？（友白）所謂上海公論者（友白）◎講演▲日本問題之過去與將來（戴季陶）◎專論▲滿蒙與日本（鈕江春）▲山東問題之回顧（陸友白）▲日本之使用霸權（許塔文譯）▲福州事件之真相（呂雲彪）▲歐洲戰後和日本軍閥的進行（劉仲輔）▲中日平民聽者（部光典）▲今日國人對日應有的態度（呂雲彪）▲日本人與德謨克拉西（戴霜鑑）◎討論▲對於太平洋主義之討論（姚存吾歐陽李姚劉谷濟川）◎詩▲新晴平古（郭沫若）◎紀事▲日本過去重要事件之總記（孫仲輔）◎隨感錄（孤雁光典石珍）◎通信（一至五）◎附錄▲本社為閩事對於日本當局之忠告（本社）▲日本人物誌（麥邦）

總發行所　上海霞飛路太平洋學社

總代派處　上海五馬路亞東圖書館

代派處

▲北京大學出版部▲上海羣益書社▲上海泰東書局▲各省商務印書館各省中華書局▲上海新青年社▲泰東圖書局▲湖南寶慶勸學所▲中州蘇州振華書局▲長沙湖南通俗報館▲長沙文化書社▲武昌中華大學▲湖北書報社▲漢口新書社▲南京共和書局▲京漢南開學校▲天津太平洋書社▲南京大學書社▲牛津南洋公學▲香港新華書局▲口西江大學▲南昌武昌小學▲做西街書報社▲江西南昌代售所▲所武昌省立師範學校▲學生販賣部▲校學生貿易部▲校學生貿易部▲杭州壽安巷十一號浚榮貿君▲廣州東山一高業學

解放

我國實業給那崇拜外貨的心理束縛壞了現在應該要求解放了

馬玉山公司的糖果餅乾各種出品是純粹的國貨足以凌駕歐美

總行香港中環大馬路
支行上海英界南京路

小呂宋星架坡廣州城皆有分行
南北各省大城市商埠皆有經理

(解)15

世界純粹的補血品

人造自來血

主治

血枯面黃
血氣衰弱
血汁清淡
血衰心悸
血虧多病
血不養心

每大瓶洋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助肺呼吸

香膠

凡患肺痿咳嗽不論輕重新舊服此香膠立能消痰止咳潤肺生津永免一切肺病

每盒洋二元
每打二十元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謹啓

(解)3

Edward Evans & Sons

Shanghai

上海北川四路三十號

伊文思圖書公司

醫學書

農學書

本公司今由英美運到西文醫學書一百餘種均是最近新出版者想抱濟世救人之醫士及醫學校教員學員當必先睹爲快也欲知書名價目者請惠函取閱新醫書名目單便悉

又有農業書數十種如養豬　養羊　養雞　製糖　製絲　種麥　種麻　種煙草　種菓子等等新書兼前次運到而售罄者現亦有運到請取閱實業目錄便悉有志振興農業者盍從速購

◉凡來函取閱新醫書名目單或取實業目錄請付郵費一分

世界消息之總匯

晨報

時代思潮之前驅

▲社址 北京丞相胡同
電話南局一八八六號

▲價目 本京每月七角
外省每月八角五分

(上)(海) 時事新報

改革人類思想

傳布世界消息

▲通信處▼
上海望平街一百六十二號

▲定報章程▼
本國及日本境內▲全年九元五角▲半年五元▲三個月三元▲其餘外國各埠▲全年十六元▲半年八元▲以上均按照大洋計算郵費在內匯款匯費由定報人自付郵票按九五折算

總發行所　上海貝勒路同益里四號學術研究會

民鐸雜誌

◎定價二角◎

代派所　上海中華書局及各大書局

◉第七期要目◉

階級鬥爭與現在環境之打破　記者
軍事協約之存廢與撤兵問題　缺名
外蒙問題中之謝米諾夫與布里雅特　一友社
經濟學的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　PSK
俄羅斯文學思潮之一瞥　田漢
所謂「文明弊」之根源　方維夏
教育與人生　黎錦熙
勤勞作業教育思潮　方維夏
明治維新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　易家鉞
婦人解放與時代思潮　王劍虹
資本與勞働　毛簡青
戰艦主炮之變遷　李待深
遭難船　百高

民心週報是評論與紀述世界政治社會實業各問題之星期出版物

時時刷新　屢屢擴充

今將第十一二兩期要目列後

△第十一期（二月十四日出版）

羣衆運動　理性的愛國主義　國際聯盟與國民
英國勞動問題

△第十二期（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勞動問題與世界政治　國際聯盟與日英同盟
美國勞工形勢　工商業之效率主義　美國田地
銀行制度　日軍在西伯利亞活動之美國觀

此外每期尚有國內外大事述評國內外工商業要聞外評介紹通信小說等欄

總發行所　上海甯波路十一號

代售處　申報總分館　商務印書總分館　中華書局總分店　羣益書局　文明書局　泰東圖書局　亞東圖書局　美國 Mr. S. M. Lee 李□謀君 19 Austin Street, Cambridge, Mass., U. S. A.

定價　每册大洋五分　半年二十六册洋一元二角　全年五十二册洋二元三角　外加郵費每册洋半分　凡在歐美各國定閱本報者均照中國幣價收費

湖南教育月刊

月出一冊　一角六分

第一卷第四號要目

全年一元四角　郵費外加

悼楊懷中先生	舒新城
楊懷中先生傳略	李肖聃
湖南教育問題	馬文義
感情教育	舒新城
依據於生物學的教育原理	宋煥達
學生自治問題	楊國礎
歐戰後亞洲地理上之變遷	向事成
湖南小學校理科教授細目之商榷	方攜軍
巴爾幹與歐洲現勢	蔣作賓
湖南私立明德學校之概況	楊國礎
無教育的教育	舒新城
法令與教育	宋煥達
管理與感化	文亞
新文化運動和教育	姜琦
第五屆全國教育聯合會議決案	

湖南長沙橋壓閘廿七號　**教育月刊社發行**

教育與職業

第十七期　職業心理號

本期要目

「職業心理學」的介紹詞　黃炎培

職業心理學

第一章　職業心理學之往跡

第二章　腦相學　形相學

第三章　心理考驗之進步

第四章　心理試驗法

第五章　自審　公斷

第六章　自審公斷之經驗法及結果

第七章　職業試驗之學課

第八章　職業適宜之決定

第九章　女子職業問題

第十章　解決職業之心理學原理

第十一章　結論

分代售處

江蘇省教育會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亞東圖書館

◎**中華職業教育社出版**

上海西門外方斜路

九大預約

書名	內容	價目	出版
世界改造大地圖	根據凡爾賽條約凡戰後各國疆域之變更悉爲編查繪列詳明地名華英對照全圖一大幅附圖四幅說明三篇爲改造後唯一最新地圖	定價一元六角 預約八角	陰曆本年底出版預約同時截止
世界改造分國地圖	圖凡三十二幅皆據最近調查尤注意於戰後改造如各國新擴舊界割地新立國等繪列甚明瞭如指掌附地名華英英華地名表一冊	定價二元 預約一元	陰曆庚申正月出版預約同時截止
中外地理大全	本書內容完善久有定譽歐戰後地理上之變遷甚多茲特重加增訂凡及歐洲議和後新立之國及各國土地之變更無不詳備	紙面並裝六冊 定價三元二角 預約一元六角	預約陰曆年底截止庚申年二月出書
新式理化辭典	書中名詞術語詳加解釋插入圖畫以資參證凡理化學上之計算實驗式及原子價分子量等之測定法均示以實例並附重要表多種	布面錦裝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預約九角	預約陰曆年底截止庚申年三月出書
新式德華辭典	我國治德文者雖多而德華辭典尚付闕如實爲學術進化上之一大阻力爰輯是書凡重用之詞應有盡有譯解詳確符號明晰	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五元 預約二元五角	預約陰曆年底截止庚申年三月出書
清朝全史	本書內容精審敘述詳實凡因忌諱湮沒之事無不博訪周考覈其本末自建國滿洲起至宣統遜位止爲清史中第一佳構	紙面並裝四冊 定價二元四角 預約一元二角	預約陰曆年底截止庚申年二月出書
小說彙刊 一百種	小說叢刊發售閱者每苦不易蒐集茲特選小說百種印爲彙刊僅收工料爲空前未有之大廉價	一百三十五冊 定價四十一元 預約十二元	陰曆庚申二月出版預約同時截止
古今義俠奇觀	是書搜材自周秦至明清都凡五十餘類七百餘則均屬有裨心身之社會史發揚國光爲後人法不僅供茶餘酒後之助也	紙面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 預約一元	九年陽曆三月出版預約同時截止
翁松禪 相國 尺牘眞蹟	相國文章書法照耀當世此爲掌中楷時得意之作用連史精印與原跡無異樣張函索即寄	十二冊一函 定價六元 預約三元	陽曆五月底出版預約四月底截止

中華書局出版

◀特價書六種▶

古今尺牘大觀

本書分上中下三編自周秦至唐爲上編宋元明爲中編清爲下編編分十二冊各采尺牘千餘篇每編分述情論理敘事三大類每類之中復分若干目凡屬名作悉爲收羅駢散長短無一不備

上編中編各十二冊 定價各二元 ▲特價各一元 下編在印刷中

尺牘釋例

本書文字雅潔解釋明切每篇之後各有釋義對於遣詞造句立意稱呼懇切說明極易領悟又設廣用門何事如何敘法原文何句因事實不同如何敘法詳爲說明每篇可變化尺牘數十通

精裝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七角

並裝定價九角 ▲特價五角

論說大觀

錄古今名作三千餘首分文體爲四十四文類四十二既富且備實集各種論說之大成爲向所未有

小本二十四冊 布套二函 定價三元

▲特價一元六角

楹聯名蹟

搜集明清名人楹聯用珂羅版精印上款誌跋悉仍其舊以供賞玩及考訂家之參考

每集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各九角

合購五集 ▲特價四元

戲鴻堂法帖

帖係董文敏就平日所藏所見晉唐宋元諸大家墨跡鉤勒刻石各體俱備琳瑯滿目並有文敏跋誌數百段考證精確書法秀美

十六冊 定價八元 ▲特價四元

外加木箱一只實洋一元

醫藥易知

醫藥易知十二種如藥性脈法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眼科喉科推拿針灸急救獸醫等悉由中國名家博采古書及經驗良方而成可爲學醫者之津梁

全十二冊布套一函 定價二元一角

▲特價一元二角

中華書局經理

柯提拿
英語留聲機

本售銀二百元現因
美金價廉特減爲
一百六十元

柯提拿外國語留聲機係美國語學專家口授蓄入留聲機片內發音正確聽受便利即六七十人聚於一堂亦均能人人聽清爲全世界最精之語學器具

此機附有教科書一冊與機片吻合以便耳聽目看口讀如學校購此機而欲購數十百本作教科書亦可另售

每機一部附送字典尺牘各一部以供參攷

每機一部片子十五枚共三十面如欲分購則機器每部四十元片子一百二十元

中國全境委託上海四馬路中華書局獨家經理北京天津杭州南京漢口廣州等分局均有陳列任憑試聽竭誠招待

德、法、俄、
西班牙、
葡萄牙、
希伯來、
各國語
價格相同

新式英文學生百科全書

全書十八類 ◎ 計六百頁

學生習英文者。以作文一科最爲困難。文法上之變化。詞料之引用。名詞之翻譯。事實之參考。僅憑記憶。決難敷用。於是不能不求之百科全書。然卷帙繁浩。攜帶不便。價值高昂。購置尤難。且專門中之專門。亦非學生所必用也。本局有見及此。特編新式英文學生百科全書。以供學生作文之檢查。不惟學生適用。即英文組通服務社會者。均宜人手一編。

（特）（點）

一、中外歷史之重要者無不備載至歐洲停戰止
二、關於地理方面者調查正確譯音統一
三、名人著述詳其作者宗旨俾使學者有所依據
四、體育衛生世所注重詳列規則俾便遵循
五、化學名詞華譯參差不一茲列近今教育部審查決定名詞列表對照
六、詳述交際禮節俾明各國習尚
七、吾國姓名拼法各自爲風漫無標準本書所載英譯百家姓依William and Giles之拼音法以國語滙語並列極爲正確
八、書末附有詳細索引論何類一索即得

布面精裝一厚册 ◎ 定價二元

評壇

改造要全體諧和

東蓀

現在「勞工神聖」的呼聲可以說是高到極點了． 於是一班時髦的朋友都想去做工，也不問做工的種類．以為只要是做工，沒有不是好的． 在我看起來這個實在錯了． 我們閉眼想一想，此次歐戰死了三千六百餘萬人，試問都是由甚麼致死的？ 那一定是槍礮了． 這槍礮是甚麼人製造的？ 我敢說就是勞工． 那麼必定有數倍於三千六百餘萬死者的工人在那裏製造殺人器具． 我們走到大馬路必定中國婦女和外國婦女的種種侈華． 試問這如山如海的奢侈品是誰造的？ 難道不是工人麼？ 等而下之，如我國專有的冥器店香燭店做冥器製香燭的也都是工人． 所以做工不是樣樣都好． 要看做的是甚麼工．

從這一點來說，可以說大戰不單是各國的軍閥造成的；工人不能不分幾分的過． 貧富的懸隔也不單是富人作孽造成的；也一半是由工人玉成其事． 所以要把勞力的人和不勞力的人平衡起來，必定同時也要把妨礙人類發展的勞工停止了． 因為停止不正當的勞工和強迫不勞力的人去勞動不可分做兩樁事情． 不正當的勞工一天不剷除，不勞力的人便一天不能變做勞力的人，其間實在有密切的關係．

但是如何能分別勞工，而說那一件是正當和那一件不正當呢？ 我仔細想來，覺得困難萬分． 依表面上說，

似乎種田的勞工是最正當．但若果人人都種田，甚麽人去織衣裳呢？難道種田的人都不要穿衣裳麽？那麽因「食」連到「衣」；因「衣」連到「住」；因「住」連到一切，甚至於讀書．可見社會是連帶的．缺了甲，乙便不能生存；缺了乙，甲也不是生存；不單甲乙互相的關係，甲乙以至壬癸都是打成一片的．所以說用力的勞働是必要，而用心的勞働是不必要，實在是沒有道理的話．

然而却不是絕對的不能分別．不過分別起來的時候，當從社會全體着想．做一個社會的修整（Social adjustment）就是把社會全體來修整一下，雖則成了一個新社會，但這個新社會仍舊是一個諧和的全體（a harmonious whole）好像製造一架新機器，雖則一個輪盤一個機關製造出來，然而必定配合起來方能活動，便算成一架機器了．雖則把新造成的一個輪子或一件螺釘移到舊機器上去，然而決不能變成新機器．若是把舊機器上的東西拿下來移到新機器上去，却也不能變做舊機器．因為全體的配合構造不在乎部分的異同．所以我們要改造社會，必定預定一個全體諧和的計畫．若是只注目在一部分，將來必定有自相矛盾．因此我主張改造雖是一步』步的進行；但不是由小而大的單純堆積，乃是按着全體預定計畫的逐漸填補．現在我們應該做的可分三步．第一步是須得使人人都知道社會非改造不可．第二步是須得使人人對於改造社會的全體方案都去絞腦想一想．第三步是須得把大家共同研究的結果做一個普遍的信念，然後大家一齊向此猛進．

論說

農民解放與平民銀行

侶琴

這個問題我要分下列三層討論：第一，農民解放的必要；第二，平民銀行的性質；第三，農民解放和平民銀行的關係．

現在世界上鬧得最轟轟烈烈的，就是勞働問題．歐戰以後，各國的罷工風潮絡繹不絕；就使小小的日本也受到極大的影響，罷工怠工的聲浪時常傳到吾們耳朶裏來．所以勞働問題簡直是今日世界上唯一的大問題．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世界就一天不得安寧．吾們中國當然也避不了這個潮流．但是有人說：『吾國工業不盛，工廠不多，工人也少，決不會有勞働運動發生；即使發生，也沒有什麼力量的．這話實在錯誤極了．你不看見俄國麼？他的工廠也不盛，工人也不見得多．看李寧(Lenin)的話，就可曉得．他說『俄國和西歐諸國不同；他僅有衰敗的農民一階級，沒有固定的工廠職工一階級』但是爲什麼俄國也會發生勞働運動呢？爲什麼竟創造出一個勞兵農共和國來呢？泰晤士報一個訪員說得好：『俄國的命運全靠著他的農民，因爲全人口中農民占百分之八十』其他農民運動，均田運動等的消息也是紛至沓來．可見得俄國的勞働運動實在是農民運動；更可見得勞働運動不一定要工廠中的職工發動的．總之在工業國裏，勞働階級的主要成分是工人，勞働運

動的中心是工廠英倫就是一個好例．若在農業國裏那麽他的主要成分是農民運動的中心是鄉村俄羅斯就是一個好例．所以在農業立國的國家吾們不能照工廠工人的數目斷定勞働階級的力量；儘管沒有工廠沒有工人，猛烈的勞働運動仍許會發生的．我國和俄國相同也是一個大農業國最主要的實業是農業大多數的人民是農民，吾國勞働問題的中心當然也是農民問題；所以我們不能說工廠沒有幾處，我們就可不必討論勞働問題了．

然則勞働者爲什麽要發生勞働運動呢？這因爲工人對於他們不自然不合理的生活不滿足的緣故．農民運動也是一樣的．現在再把俄國來做證據．俄國農民的生活我們雖沒有目覩；但看了李寧所發布的幾篇文章幾本小冊子就可以明白許多．現在把李寧的話節譯幾條寫在下面：(一)伏隆奈省倘可算得興旺，但省中有幾個大縣，那兒的農民平均一人每年所用必需品的費，除牛的食料外不到二十個盧布（合美金十元）這二十盧布除購買家畜修理器具外，還足以供租他的用費；(二)大地主一家所有的土地，較之通常農家五十萬家所有的，有過無不及．…俄國的大地主每家所有至少二七．〇〇〇畝者有九百二十四家；(三)俄國二〇．〇〇〇．〇〇〇農民中有馬兩匹者不過二．〇〇〇．〇〇〇人，此外都以手力作僅保生命；少數的地主隨着自然的趨勢；一天富似一天此等貧農倘要出去做日工者稍賺幾個錢，那又不可因爲一出去卽等於拋去他的田地所以這個結果唯有忍着苛刻的條件以出於借貸之一途．因此債務日重，不能自拔．單從以上幾端看來，我們就可以明白俄國革命的眞原因了．

然則我國農民的生活狀態怎樣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可以簡括的話答之曰：他們的生活或者雖不到俄國的地步，但亦相差不遠。 倘我們一到鄉間去，就可曉得『生活難』和『債累重』兩事是一般農民社會普通的現象。還有幾個地方，人民生活十分簡陋，和未開化的人民相差不過一間。 這種生活難道可以算合理的自然的生活麼？

農民的生活既然這樣，所以勞働運動的種子已經播下了。 不僅如此，農民運動的端緒也已開了。 不過他們知識程度太低，所以不曉得用積極手段去要求他們的權利，祇曉得用消極手段想免除他們的義務。 這種消極的運動往往借鬧荒鬧災來表現。 他的例差不多年年都有，舉不勝舉了。

從以上所說的看起來，那麼我們的農民問題已經非常迫切，急待解決。 但是怎樣解決呢？ 最澈底的解決法是農民解放；就是使他們從不自然不合理的生活裏頭解放出來，使他們個個人得到一個完滿的合理的生活。以上所說的話是農民所以必要解放的緣故。 以下我要說平民銀行的性質了。

平民銀行有兩種：一曰休爾次式(Schulze-Delitzsch)，一曰雷發生式 (Raiffeisen Loan Bank) 他們的宗旨都是使中產以下的人容易借到資本。 不過他們的性質有些不同：休爾次式設在城市，雷發生式設在鄉村。希特氏(Gide)所以把他列在農業信用底下。 現在因為要研究農民問題，所以休爾次式姑且不講，單把雷發生式銀行略說一說。

一

來源　雷發生式銀行發生於十九世紀的中葉。 當時猶太人用極高的利息盤剝農民。 農民既沒有信用可以

借得到低利息的資本，所以不得不俯首帖耳忍受這個痛苦．雷發生見了這個情形，所以特地辦了一個銀行來救濟他們．使他們連合成一個會社，以共同無限責任借到一宗低利息的款項，然後把這款借給各社員．

股本　起初不要股本，後來因爲別的緣故，改收股本．但他的數目是狠小的．

借款　祗有社員可以借款，所取的利息極低．但借款的時候須要兩個保證人，立一張借據．還要切實說明用途，受銀行的監督．借款的時期是狠長的，并且還可分期攤還．

開支　開支極少．一切職員除會計略受俸給外，都不受薪．

紅利　紅利是沒有的．營業所得盡行加到原有的資本上去．

農民解放的必要和平民銀行都已說過，如今要說他二者的關係了．農民解放的方法也有種種．不過有的是過涉空想不能實現．有的是雖能實現但須費極大的代價纔能換得．至於最和平最切實并且馬上就可實現的，要算平民銀行．爲什麼呢？因爲平民銀行可以把農民生活所以不良的原因除掉許多．倘要把這句話證得明白，我們須得先把農民生活不良的原因研究一下．

農民生活爲什麼不好呢？因爲他所得的不够生活的用．這裏頭又有兩個緣故：一個是收入少，一個是支出多．收入何以少呢？因爲土地生產得少．這話又有兩層意思：

第一從土地的面積方面講，就是每人所耕的土地太少，所以生產也少，不够生活之用．宛如俄國樣子，一般

貧農沒有田來耕；即使有了幾畝，仍不够消費的用．這是土地分配不均的結果．但是這一種情形，在中國不過是局部的現象，不關緊要．并且吾國荒蕪的土地現在還是多得很．不過農民因爲心理上地理上種種緣故，總是聚集在已墾的土地上，荒蕪的土地不去過問．所以有了這麼大的土地，倒反說土地不够．這種現象正是可笑！將來交通進步，移民一盛，這種現象就自然會消滅了．所以這一層意思我們暫且不去管他再看第二層意思．

第二從一單位生產的程度方面講，就是土地每單位—譬如說每畝—的生產力太薄弱．他的原因也有種種：水旱蟲災事屬變例，暫且不講；我們就通常的情形看起來，則最重要的原因是

(一)耕作方法的不好．這是農業知識不普及的結果．

(二)肥料不足．有的農民無力購買充分的肥料．有的不能够買最好的肥料，暫且拿次等的代用．因此地力漸漸減弱，他的收成也要打個折扣了．

(三)農具不好．吾國農民所用的農具粗笨異常．而大多數竟連粗笨的也不能應有盡有．較之歐美的新式農具，眞是望塵莫及．農具既然這樣，土地的生產力自然怎樣够得上歐美呢？

然則何以不施充分的肥料，不買新式的農具呢？最有力的原因是經濟的壓迫．換句話說，就是缺乏資本．要使缺乏資本的人可以得到融通資本的機會，那就非辦平民銀行不可．第一項農業知識不普及，這是教育不普及的結果．所以要彌補這個缺憾，非推廣平民教育不行．肥料農具的不好一半雖是經濟上的原因，然一半

也不能不說是知識程度太低的緣故．所以平民教育急須推廣．然而經濟困難，生活十分卑劣，那教育也難得良好的效果．朱進博士說得好：『平民教育不發達的緣故就是因為平民經濟不發展．所以要講平民教育，必先把平民經濟做根據．』若要發展平民經濟，那麼平民銀行的設立實在是一個最切實的方法．所以從以上各端任何一方面看，平民銀行總可以—或直接或間接—增加農民的生產額．

農民收入不多的原因已經約略說過．然則他們的支出怎樣呢？他們的主要開支分還租還債兩項．農民種了地主的田，收穫後要還地租，這是不必說了．至於還債一項差不多也可算得大半數農民的主要開支．他的數目或者比田租還要大幾倍．因為現在農民中沒有債累的人，十人中難得一兩個．然而一有了債累，就不易擺脫；因為債權者的手段很是凶猛．所以今年欠十元，明年要欠三十元，後年要變五十元；總之債的總額不與年俱增者很少很少．典當的利息不過二分左右；而他們的利息有三分，四分以至「加益錢．」此外更有「賣糙米，」「借生米」等種種妙法．震澤一帶種桑的地方更有「賣稍葉」的名目．農民因為一切米穀都被地主，債主搜括盡了，只得向富家去借米吃．借了三四斗，到了冬天，償還一石．這叫做「借生米．」當這個無可奈何的時候，如果連借生米也借不到，那麼不得不廉價把冬天收穫的米預先賣掉．其價每石不過八九角，較之市價往往差四五倍；一到新穀登場，買主就立刻把他所買的米一齊取去．這叫做「賣糙米．」「賣稍葉」有兩種．『一則賣絕者，其價較高，每擔約七八角，至明春須按數收葉．一為可贖者，每擔三四角至五六角，預定贖價約須原價之二三倍，若過穀雨不贖，即為沒收而須取葉矣．』你看債主的手段這般狠毒！倘有了平民銀行，那麼這般可

憐的農民何致吃這些虧呢？二

債主固然是不好，然而根本的病源實在地主．并且債主往往就是地主．所以要除掉這種苦痛的根源，那非得農民積極行動做根本的解決不可．不過現在農民知識尙未普及，根本解決眼前還做不到．然而賣糙米，賣梢葉等我們決不能再聽其自然熟視若無覩，須得快快禁絕他纔好．但單單禁止賣糙米賣梢葉等而不替農民別籌借貸資本的方法，那也無濟於事的．倘要別籌方法，則平民銀行實在是應時的良藥．

總之平民銀行可以解除農民經濟上的壓迫，給以向上發展的機會，養成互助協力的精神，樹立平民教育的基礎，使一般無知無識的農民可以漸漸懂得世界的新潮和人生的意義．一言以蔽之平民銀行的設立實在是農民解放的第一步，一定可以爲中國的農民開一新紀元．中國一線的希望全在乎此．

一、平民銀行的性質吾不過說其大概讀者可參觀朱進博士的『促國民自設平民銀行』（東方十六卷八號）及劉廷陵君的『近代合作運動』（本誌七號）

二、本文對於農民社會的觀察雖僅僅根據吳江一帶立論但江南一帶不算極貧則以理推去全國大多數農民的生活當與余所說者相差不遠

讀書錄

述愛爾和特氏論社會常態的與變態的改革之大意

頤華

愛爾和特（Charles A. Eilwood）博士是美國密曹里大學教授。他是美國當代的社會學者，也是社會心理學者。他的著作很多，持論穩健，富於批判的精神，很見重於當世士林。現在先把他重要的著作介紹於後：(1)Sociology in its Psychological Aspects,1912. (2)Sociology and Modern Social Problems,1913. (3)The Social Problem,1915. (4)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1917. 其他短篇著作散見於美國社會學兩月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不及備錄。

我們中國的社會，以前差不多好久完全處於靜止的(Sxatic) 狀態之下，現在因爲一切舊的習慣，制度，信仰，思想，受了世界潮流的影響，大都根本搖動，進於動的(dynamic) 狀態了。所以到近世，不能不有種種社會的改革，且亦不容不有種種改革。我們既身當社會改革之衝，則社會的改革自然應得鄭重的研究一下。我現在把愛爾和特博士所著社會心理學（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第七第八兩章關於社會改革的大意錄在後面，就因希望提起大家對於這個問題研究的興味。至其著作與學說，改日再行介紹。

在常態的條件下之社會改革。(Social Change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愛爾和特博士說：「無論那個羣體，都在他們環境裏面，不斷的對於新的狀況（new conditions），整理其自己；故各個人間的關係也不得不有改變。雖在極靜止的羣體，也未嘗不有若干的改革。生活的習慣，宜於今日的，或不能完全適宜於來日，而在高級的社會進化，改革是社會生活很顯著的特徵。至於社會的改革，可別爲二種：(一)無意識的或謂不自覺的，(二)意識的或謂自覺的。在低級的社會進化，前項改革特盛；在高級的社會進化，後項的改革較著」P.143 今先把幾種無意識的即不自覺的改革，寫在後面。

第一，社會的變遷改革起於有機的進化之歷程的，乃無意識的，不自覺的。如在遺傳的特性，所有天擇的歷程，即屬於此種變遷。因團體間天擇的作用，而起有社會的改革，如剔除社會組織的弱點，增加智慧的協作，以期適於社會的生存，也是屬於此類的改革。

第二，社會制度與習慣，因人未能模倣前代神似而有變遷改革，也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如言語文字之改變，亦其一例。

第三，因人口增加，新文化的接觸，新發明或新發見，環境變化而起的種種改革，也大半無意識的，不自覺的。由這種原因所起的改革，雖非完全無意識的，但因非故意的要有這種改革，不經大腦高等中樞意識的歷程，故亦屬不自覺的改革。這種改革，在文明的社會很多見的，不但爲技術的發明的反射，并且是新法律與科學上新發明的背景。至於法律的創制，科學的發明，却是完全受意識的統御，故改革之非出於故意的，也有趨於處乎意識統御之下的傾向。

此外又有「時尙的模倣」，(conventionality imitation) 於一切社會的改革也有重要的關係，而與習俗的模倣(custom imitation) 有不同因前者是模倣當時的人，而後者乃模倣祖先。 在文明的社會裏面這「時尙的模倣」於無意識的社會革改占重要的地位，因爲新發明，行爲的新方式，新觀念，都據他傳播。 這種模倣往往是從高級傳到低級，其促成的改革雖大都不自覺的，然對於首領的模倣，却也常見於複雜，迅速，而有意識的社會改革。大凡種種的社會改革，始於無意識，不自覺的行爲，到了後來，乃用意識自覺的力量去指道並統御那改革。 我們所應得注意的，就是社會的進化愈高，則社會的改革也愈迅速而愈是意識的。

次講意識的卽自覺的社會改革。 社會生活是由各個人間各種精神的共勵 (mental interaction) 而開展；各個人間習慣上的關係也由精神的共勵而改變。 故意識的社會改革，大都起於精神上的交通，如用言語文字以傳達意思，與精神上相互刺戟 (interstimulation)，又如模倣，暗示的作用。 經營社會生活，不能沒有各種「交通」(Communication) 而交通乃完成社會生活要件之一端。 換一句話講，我們要通力合作，求共同適應於環境，故有交通的必要，而交通就是助長意識的社會改革的機制。 我們苟求完成社會生活，建設新制度，或轉移風俗習慣，那麼交通，討論，輿論的醞釀，社會政策(廣義的)與領袖的選擇，都是意識歷程中調整社會必經的步驟。 故在我們的社會生活裏面，自由交通，自由公開的批判，自由討論，自由結社集會，不受拘束的輿論，自由選擇政策與

• 關於社會的天擇作用，延陵先生於其「頡特氏的社會哲學論述」一文有詳細說明，下期發表，幸讀者留意。

首領種種機會與機關，都是極重要的。要是沒有這種種機會與機關，那社會制度就難得從意識的社會改革促進與改善了。因此以上種種機會機關都是意識的社會改革的機制，也是其不可缺的要件。此外社會的自覺，也是意識的社會改革不可缺的要件。社會的自覺(Social Self-consciousness)涵有二義，(一)個人的自覺(二)各個人對於別人的意識。凡「自覺」就一種意義上說來，都是社會的，因「自覺」是乃起於社會的環境，或以社會的環境爲條件；如柯萊教授，覺以爲自覺與其說他是自知，不如說他是知人爲愈。這因各個人必先能知人，乃能進而明察自己的羣，並知其羣對於其環境及別羣一般的地位，故各個人對於別人的意識，尤爲社會的自覺之根柢。羣體愈複雜則社會意識愈發達；都市的社會意識較農村的社會意識發達，在文明較高的社會，他的社會意識較文明低等的社會的發達，卽其明證。如上面講過的，社會的進化愈高，社會的改革也愈迅速而愈是意識的，故社會意識（社會的自覺），於社會改革有重大的關係。又如社會科學自身，以共同統御生活條爲目的，其實也是社會自覺的一種表現，而爲促進社會改革的工具。

社會的自覺與自由討論，自由批判等種種機會與機關，都是意識的社會改革的要件，上面已說過了，現在再把關於公共討論的機能，過渡時代的混亂，幾個要點，簡單的分述於後。

（甲）公共討論的機能。公共討論有二種機能！(一)習慣制度政策的批判，(二)新習慣新制度新政策的建設。批判舊習慣制度，就是在公共討論中指出其缺點，以爲改革的預備，也就是貝霍（Bagehot）氏所謂打破舊時習俗的束縛"breaks up the old bonds of custom"的意思。第二步的建設，就是整理故有的要素，利用之以

建設新的習慣與制度。因之言論出版自由與新思想的容忍，都是公共討論最重要的要件。凡能善保自由討論的社會，不但最進步，且最易有常態的不斷的發展。公共的討論與輿論的作成又有莫大的關係。要是沒有言論出版討論諸項自由，輿論斷難十分發達。在低級的社會進化，制度與習俗淵源於本能的反動；而在進化的社會改革習慣與制度，輿論是極有力的。民治的社會裏的輿論，爲各種統制的制度背後的一種勢力，是勁的社會的一種統御的工具；那支配的機關如政府，也大半基於輿論。領袖的選擇，與輿論也有重要的關係。伊默生(Emerson)說：人類的制度是偉大人物所留的影蓋，謂社會制度的改革與領袖人物的得失有關。就這一點論，輿論對於社會改革也負責任。凡事經過了討論，輿論作成之後，最後就有社會的決定(Social decision)。社會的決定而不能出於真正大多數的民意，也是社會改革的危機。然只要社會意識發達，這種危機却很可消弭的。

(乙)過渡時代的混亂　改革的時期，大都是批判時期與組織分裂時期；不過在常態的社會生活則不難即織以建設時期。蘭姆布萊恰脫教授曾說，社會組織基於有力的信仰或觀念——「心理上的支配者」"Psychic dominant" 這「心理上的支配者」一旦失墜，社會組織必致解體，必迨新觀念變了，「心理上的支配者」才有新時代。—蘭氏這一說，沒有明認社會的複雜，未曾見到社會上不止有一個「Psychic Dominant」固然欠妥，但大體是對的。以個人而論，倘使驟然間變換了生活的方法，必定有張皇失措之感，社會當其改革時期亦然，在新舊過渡的時候總不免多少有些混亂。這因一般發見新觀念以建設新秩序是很需時的。就像現在的世界，是在一大新舊交替的改革時期，所以於生活的理想，呈極混亂的現象。在社會改革混亂的時期，求種種標準以指導

社會的活動，從心理方面觀察起來，確是諸種社會問題的主旨。

以上所說，乃關於在常態的條件下之社會改革愛爾和特博士所論的幾個要點。我眼見得我們中國的社會，雖由靜的狀態趨於動的狀態，然社會改革常態的條件，關於意識方面的都不完全：如種種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都受干涉壓迫；社會的自覺尙沒有發達。覺得常態的社會改革，在今沒有希望，只得把他屬於將來的期待，故於此也不願多說下去了。次述變態的狀況下之社會改革。

變態的狀況下之社會改革。

社會的制度與習慣，苟其能常常保留豐富的柔性（flexibility），適於改革的條件，則其發展當呈常態的有機的生長。不幸而這種制度習慣的柔性很難得，我們的社會改革，乃時常處於變態的狀況之下。至其所以難得之原由，一因羣體的組織，其活動力往往與領袖或支配階級同列於固定的地位，致其制度流於硬性(inflexibility)；二因領袖或支配階級爲其自己的利益起見，常謀社會生活靜止，壓迫種種自由（言論出版……），阻撓意識的社會改革。在這樣狀況之下的社會改革，卽所謂變態的狀況下之社會改革。

泰初幼稚簡陋的社會生活，有靜止的狀態，固無足深怪。到了今日，當進化的潮流澎湃洶湧而來，要是制度與習慣，流於硬性，則社會前途便有無窮之危險。故於制度習慣怎樣會變成硬性一層，社會心理學者大多爲嚴密的考慮。上面所述二種原因，實卽促成社會制度習慣硬性的最大原因。政府而專制，阻止種種自由，固拒人民的請求，最易使制度固定，一成不變。他如宗教而過於擁護現存制度，也往往阻碍進步；教育權而完全操國家

成教會之掌握，結果亦如之。此外如多數人民之態度不能容忍新思想，壓迫少數自由批判的精神，亦能釀成制度固定之弊。這或根於民族的根性。然要是制度流於硬性——無論他由於政治或宗教或民族的根性——必惹起禍殃。這種禍殃不出二種：(一)為敵所摧滅或併吞，(二)內部分裂秩序。

反抗強權與革命有許多學者認為常態的社會改革之方法。當制度習慣過於硬性而失其可塑性(Plasticity)，苟有變動，不得不出於猝然的把舊習打破，固宜有反抗強權與革命的爆發。然革命之舉於社會前途很有許多危機，須提供巨大的犧牲，亦屬社會病的現象。制度習慣本來可由人力使其有柔性與可塑性，可由種種自由的條件與社會的自覺而為平和的自覺的改革，必至其流於硬性，始不得不有猝然的大改革，這不是社會病的現象嗎？因之反抗強權與革命也可算是屬於變態的狀況之下的社會改革。革命之爆發由於支配階級與利益階級，專權罔利，固拒別階級的要求。苟支配階級非大愚不靈，能按反抗者的要求修正其制度，則雙方強力對抗的形式可以消弭，而呈平和的革命(peaceful revolution)的狀態。不幸而支配階級冥頑不靈，則革命就難倖免了。

然在革命時期也容易發生不好的現象與危機，現在把他簡單的寫在下面。

第一「烏合之衆」(mob)的崛起　用暴力來推翻舊制度，往往是直接的鹵莽的，而不經反想的表現低級文化的特質。所以等到發生了混亂時期，烏合之衆往往得勢，而趨於極端。革命固不是起於烏合之衆，然烏合之衆最易成羣合隊活動於革命時期。(讀者倘閉目一想我國辛亥革命時期的狀態，當以此言為不謬。)

第二長期的革命(chronic revolution)　如果反抗強權是有計畫的，民衆不致分歧過甚而有迅速調整社會

狀況的能力，則制度習慣的改造事業容易就緒。不然，紛紛擾擾，社會的秩序一旦紊亂，就很難恢復，像墨西哥的革命，頻年喪亂，輾轉不安也就是一例。

第三「大權獨攬者」(dictator)的出現　等到秩序破壞太甚之後，若民衆不能本其創造的力量，實行建設事業，就有强有力者出其專制手段，來恢復舊時的秩序。這强有力者往往擁兵自衞，由時代的要求而出現，這就所謂「大權獨攬者」。「大權獨攬者」未必都有傑出之才，不過當秩序紊亂太甚的時候，人心厭亂，民衆就還他來恢復秩序罷了。羅馬的凱撒，英國的克林威爾，法國的拿破崙，都是歷史上有名的「大權獨攬者」，假使當時沒有凱撒，克林威爾，拿氏，亦必有才力次於以上諸人的出來做「大權獨攬者」，因爲這是當時所要求的。

第四文明的退步。歐洲在中世紀黑暗時代，關於以前文藝上幾沒有什一的智識遺留，相傳當時計算平面三角的方法也都忘了。一直到十九世紀才恢復希臘羅馬的智識。雖說這因當時北歐的蠻人侵入，所以如此，然而原因決不止此。人類學者與古物學者常常發見已經絕滅的文明的遺跡，足見文明確有退步絕滅的可慮。我們試察社會羣體遭外敵侵入之前，必自己內部先分裂失序，則內部之紊亂，亦足致文明退步，可推而知。雖然，文明的建設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其摧滅也決不是一蹴可幾的。當社會改革的時候，對於文明的破壞固然不必懷杞憂，然其退步也是不可不防的。

以上所述是從愛爾和特博士所論「變態的狀況下的社會改革」節錄的要點。照我們現在的狀態論，常態的意識的社會改革，我想因爲自由與社會自覺二個條件都不完全，所以沒有希望了。這是社會的不幸。照

我的觀察最近將來的社會改革，我敢武斷必出於變態的狀況之下。但是這裏就有二個問題：(一)怎樣能防止變態的改革的種種危機與惡現象？(二)改革之後怎樣去完成自由與社會自覺最要的兩個條件？本篇的目的，開頭已經說過，是在提起大家對於社會改革問題研究的興味。現在再重言以聲明之，對於這兩個問題，希望大家來研究一下罷！

本期的讀書錄本來預定登載金侶琴先生所做的一篇，"Soveit at work" 現在因爲手民將於舊曆年終年初循舊例休假，催迫提前發稿，而那篇還沒有脫稿，所以我趕做這篇以充篇幅。本篇所述都是常識之談，固然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是這個問題我以爲有研究之必要，應從社會學與心理學雙方考究，所以就隨筆介紹了。匆促寫來，不能詳細，希望讀者原諒。　頌華附識九、二、一〇、

「中華教育界」九卷第一期　現已出版了

▲內容刷新　▲材料增加
▲研究新教育者不可不讀

價目　一冊角半　半年六冊八角　全年十二冊一元五角　郵費外加

編輯者　上海中華書局中華教育界社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中華書局

思潮

斯賓塞爾的女權論

陳友琴

世界的新潮，一天比一天的怒吼；改革的聲浪，一天比一天的高唱。就中的女子問題，更爲世界文化的焦點。好比我們中國素來叫做『文物禮敎之邦』，對於女子是用最慘酷的專制手段，現在也高唱女子解放了。——但是我們研究女子問題，不要忘記了提倡女權的始祖斯賓塞爾（Spencer）。斯賓塞爾是英國實利主義學派的大哲學家，一千八百二十年他生在達維 Dover 一千九百零三年死。他年幼的時候，狠喜歡捕拿蝴蝶蜻蜓等昆蟲，來考察研究他的形狀和變態做娛樂，在家受他父親的敎育，十三歲纔從叔父學數學。他的天性很聰明，對於一切的科學，很善於領悟。雖最難的問題，也能够用他自己的思考來解答，不用父師的幫忙。他父親因爲他身體虛弱，叫他去學建築學來保持他的健康，做有用的事業。所以他十七歲就做了鐵路工程師。這時候他工作餘暇，常常去研究數學和一切的科學。二十九歲又做經濟雜誌的主筆，對於進化的道理，有許多發明。他很佩服達爾文（Darwin）的進化論，以爲世界一切的理學哲學，沒有一件不是由進化入手，所以常拿進化的道理來治科學。他平生的有名著作很多，現在我特介紹他所著的女權論，將他的大意寫出來：

★★★★★★

平等，自由，本來是天然的法則，凡是人類，無論那一個，都應該完全享有的；所以男女的人格和權利，也是一律平等，沒有甚麼差別。古時有句成語說，『人類的幸福，是上帝所顧望的。』所以世界上一切的權利，都從這句話發生出來。在生理上考察，男女身體的構造，大概是一樣，不過祇有一點不同；在心理上考察男女的心靈，實在是完全相同；爲甚麼社會上要將女子屏出人羣的外頭，剝奪他的人格權利；使他不能同享受天然的幸福？

大凡想知道一個國家的人民文明程度怎樣，就可以用考察這個國家待遇女子的情形怎樣來做斷定的標準，這是最可靠的方法。我們試放開眼界，觀察世界各國的情勢，倘一個國家的法律，規定男子與男子的關係，是十分嚴酷的，則他規定男子與女子的關係，更加嚴酷。想知道一個國家的政治組織怎樣，就可考察這個國家的一個家族情形，就可明白了；倘這個國家是專制的，他的國內，無論那一個家族，也必專制。想知道一個國家的壓制程度怎樣，雖然他的關係是很複雜，不容易考察出來，但可以用單簡的方法考察他國內的一個家庭，觀察他家庭裡頭，男子對於女子的壓制程度怎樣，就可以推而知他的國家對於人民的壓制程度了。國家與家族是有這等密切的影響的，比方土耳其埃及印度中國俄羅斯和歐洲的封建國家，都是有這樣的情形。

東亞各國的情形，我們都知道的，平日批評他們國民的性質，都罵他們野蠻，以爲自己是文明，自己的國家一定好過他國；又以爲現在的人，一定好過古時的人，比古時的野蠻風俗文明。又罵東方各國專制，虐待女子，東方社會的制度，實在是不良好，但是英國的人，知道不知道英國今日（指斯賓塞爾當時的時候）的政治和家族的制度，也有許多與東方各國相同的地方；英國的法律和風俗，常常侵奪人權，給富貴的人以大權來壓制貧苦的人；

給男子以強權來壓制女子；這豈不是野蠻的風俗嗎？——雖然，這并非國民的天性是這樣，實在因爲古代遺傳下來的專制制度存在議院和家族裏頭沒有革除，所以有這不平等的惡現象也不自覺。 大凡一國的人大衆的行爲都不正當則個人的私行爲也不能免於不正當，這是必然的道理。

世界上最罪惡最野蠻最可鄙痛的事，沒有如拿自己個人所言的像『命令』而強制他人要服從。 命令是野蠻時代的怪物，是和平的仇敵；命令的本質原本不善，不過用強力來逼別人的服從。 須知人類的互相交際，必以共同的意思相處，所以想他人做一件事，必要與他商量，得他的同情方可；命令就不然，不管別人的意思合不合，惟有咆哮矜大，用強力屈人，命令的聲音和動作，沒有一點不是未開化殘虐的證據。 野蠻的國家，當皇帝的教諭做神聖一般不敢侵犯反對，倘侵犯反對，就要遭殺戮；在文明的國家，就當他是與人民挑戰的書，他的一字一句裡頭，都包含有無數的殺機，很容易產生出戰爭的禍害。 所以命令是道德上法律上所不公認，而爲侵奪人權，反背自然眞理的事件，這是往日的野蠻風俗遺留下來今日的社會的一種形式，而還沒有革除的。 因爲野蠻的風俗，能够陶鑄成這個時代的人民的固定性質，雖然到了現在他的性質已有許多的變更，但是仍然不能徹底的剷除。

人類既然是平等，就沒有所謂命令，沒有所謂服從；命令就是專制，服從就是奴隸。 甚麼叫做專制？ 就是侵奪他人的意志自由，強使屈從自己；甚麼叫做奴隸？ 就是放棄自己意志的自由，而順從別人的意志。 專制的凌辱他人，固然是不合眞理；但是奴隸的屈己從人，也是不合眞理。 爲甚麼呢？ 因爲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順自然的境地來發展他的本能；奴隸就放棄了這自由的權利，不自享受，讓給別人，以勞力供給他人的使用，而不自用，甘

心受他人的命令而服從他，這是最反背眞理的事！　命令的本意，是叫人不用他自己的意思，來依從我的說話；這就是東方暴君對於人民，殖民者對於黑奴，夫對於妻等所用的利器，都是以廢棄他人的意思自由做原則，無論事件的大小輕重，都以伸巳屈人做唯一的目的。　以平等的自由做原理，可以判斷一切事理的是非；所以想決定命令的合理不合理，就可以平等的自由做斷定的標準。　因爲一個人出令，要多數人服從，則一人得自由，多數人喪失自由，這就不自由不平等了，就這點可證明命令的反背公理了。

以上所說的有許多人反對，他以爲服從乃是人類正當的美德善行；況且命令非完全沒有道理，合於正理的也不少，而且女子的天性和體質，都是柔弱的，服從於天性體質較强的男子，受他的保護，實在有無限的利益。　噫！這說實在是閉固不通的論調。　他不知道國家的制度和信仰，本來是依國民的性質怎樣來制定的；他又不知道人的知覺，本來是很容易爲情欲所左右的；社會的狀態，與吾人高等感情的發達，是很不完全的；往日野蠻的風俗，我們祖先認爲合理的，我們現在憎惡他以爲不合理；以同理推論，則今日許多的風俗習慣制度，我們以爲合理，但後世文明的子孫，亦必大嫌棄，以爲不合理。　爲甚麽呢？　因爲時代生活的不同，所以一個時代的風俗習慣制度，不能適合他時代的生活，既然不完滿，就生衝突，有衝突就嫌惡廢棄了，這是自然的道理。　比方往日野蠻的風俗，禁止女子與他的主人（指男子）同席而坐，今日的人沒有不嫌棄的，則後人一定也必嫌棄今人以妻做夫的奴隷的風俗，而斥爲野蠻，實不發生疑問。

世界的文明，一天比一天的進步；人類的感情，一天比一天的變遷；則女子屈屬於男子的風俗，不久也就變遷，

這是自然的趨勢。因爲同類不平等，用强力來相壓服，這是悖亂的制度，禽獸的行爲。現在抱優美感情的學者，不特不用强力來壓制他的同類，而且對於卑謙而下屈於自己面前的人，都推讓不受，必想將他們貪慾的同類脫離服從的奴性，恢復他的人格，而養成自重的人。因爲對待同類，用嚴厲的言語，傲慢的顏色，壓制的手段，與暴君虐待他的人民的行爲，沒有分別；所以對待女子，下人，言語舉動，不可含一點專制的色彩。

命令使用於男女間，就能够戕殺愛情。男女兩性的愛（The Sexual love），怎樣高尙優美，倘沒有和藹的情緒相結合，怎樣能够生出愉快。倘有一點威權的冷風，雜夾在男女結合的裡頭，愛情就立刻憔悴枯槁。因爲愛情與壓制，兩種是大反對的，相差的程度是很遠的，是不能够幷存的，一個是最善感情的起因，一個是最惡感情的根原，愛情是同情是美的，壓制是無情是醜的，愛情是溫和的，壓制是苛刻的，所以兩個不能存在一塊，與前一性相牽引，必與後一性相背馳，兩性時常互相爭鬥，互相殺滅，故世人用壓力來凌駕他的妻，而想愛情無損傷，實際上沒有行的道理；愛情既然有損傷，而想家庭有好現象，也是沒有的道理，所以命令決不可用在家庭夫婦間。夫妻不平權，就將自由平等根本推翻，一個變做主，一個變做奴，這是最野蠻的風俗，不可不改革。倘這風俗不改變，則夫妻間，一定沒有眞純的愛情；必要將奴主的制度，完全革除，夫妻間的愛情，才能够眞純，美滿，永久。人間有所謂結婚的幸福，必要夫與妻的結合，不可有一毫的勢利存在裡頭，才能美滿，永久，歡愛無窮，這才是眞正的幸福。若現在世界上夫妻間的情狀，實在非常的苦辱，做夫的用威權來凌駕他的妻，做妻的屈服在他的夫權力底下，互相猜忌怨恨，有甚麽愛情可言！有甚麽幸福可言！

★★★★★★★★★★

這是斯賓塞爾女權論的大要，他所主張的是男女平權，男子不應該用強力來壓制他的妻，不應該用命令來使喚他的妻，更不要將妻當做自己的玩物來玩弄，要尊重他的人格當朋友一樣看待。斯賓塞爾因爲受了當時國家政治和社會上一切制度風俗習慣的不滿足的刺激，所以作這篇文章。他的理想和眼光，非常的高超遠大；他這篇女權論，也可當人權的宣言一樣的有價值；女權的運動，算他是始祖；數十年來歐美的女子運動，就是他的文章成效；將來世界女子達到平等自由的地位，恢復完全的人格，就是他的功勞；所以研究女子問題，不要忘記了提倡女權的始祖斯賓塞爾。

一四，一，一九二〇。

中華「英文週報」現已出至四十八期了？

▲材料選擇精當

▲程度深淺適宜

價目　一冊　四分　半年二十六冊九角五分　全年五十二冊一元七角四分

編輯者　上海中華書局中華英文週報社

發行所　上海中華書局及各省分局

社會實況

我國勞農問題的研究

袁錫珥

去年十二月三十號，時事新報學燈裏頭有一篇勞農問題，說得極爲懇切將農夫(指被傭者)的苦處一齊宣布，所擬的辦法亦有見地．這個問題實在重要．比現在流行的一班什麽工人革命！家庭改造！男女社交公開！緊要得多呢．想我們所以不談農人不平的道裏：因爲日常所看見的多限於城鎮之中無非些工人困苦和一切事業不平等的現象，覺得非改革不可；那裏顧到鄉裏土老兒的狀況．我現在拿這種問題分三段解釋：一個戶與夥計的生活，二未來的危險，三應有補救的方法．

一．個戶生活　包括完全靠租田耕種謀生的農家同一部分靠租田的兩種人說．普通講他們的生活：仍在 Household stage 的狀態，一切必需品多能獨立自給，並不受物質文明的影響，將生活入於不自然增高的現狀．(註一)我記得有一次演講抵制日貨就有個老農來和我說：『我們日用的東西外國貨極少，僅有洋火煤油兩項，但是有國貨可以替代的，東洋貨則從來未買過；而這班公子富商軍人政客沒有日貨差不多就不能生存了．』引得來證明他們沒有一日享過較高的生活．如江蘇江北一帶農家：普通每日所吃的都是雜糧荒食，穿的無非老布破爛的衣服，往的茅草屋兒蔽風雨，還可以說得，若談到通風清潔高大爲建築上之要件在他們看著實在毫

無用處，「手足胼胝爲他人作嫁」二句話實在是佃戶的寫照。若子弟的教育更說不到，衣食方不足那有空的時候來求學。卽使有國民小學亦不願兒女入學；一面因時間不經濟一面事業又受損害(註二)　所以他們簡直要勞苦一輩子，不知不識蠢如鹿豕的虛度一生。承平時依著上古的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行他簡單的生活。若用成本會計；計算其所費的人力肥料時間等與所得相比實在得不償失。(註三)　設遇荒年，慈善的地主不過於十分苛求；若素來抱持地皮主義的人則不問佃戶家境的窮苦及天災的不測，他必想出各種法子：不是拿官吏的爪牙來恫嚇，就是實行他大地主的強權，搞詐骨髓無微不至。這班佃戶毫無知識，又怕見官，不得不四處張羅，當衣賣產，以了債務。又有一事最爲農人痛心疾首飲鴆止渴的「當田」。如鄉人遭不測，天災，賭博等而負債，將糊口的良田幾畝，當與地主，每畝的當價僅十幾塊錢，而完租要一石(五元左右)。且當時就將第一年租扣去，實得僅十二三元，又經介紹人拿去中用百分之幾；與我國向外國借債一樣。但是他只顧目前，不慮到將來的負担。所以不到二三年，不是地主得一本一利，就是因欠租將當的田找絕還債。實則一畝田賣到一年的時價。像這種重利盤剝，怕中世紀的猶太人未有如此利害；又近日俄國各種小說上，描摹農人的苦狀，看起來中國全他可稱難兄難弟。一直到現在他們何以不起來反抗，且從來沒有聽到農人有罷耕的事體，實在是他們的知識比工人更低，團結的機緣比工人更難，與一般學者之階級地位更不接近，又無文字傳達其苦衷；所以仍然在地獄世界無人道的地方。偶然看見地主的驕奢淫侈，徒有羨慕他的前世福命該有的，并不想到是剷地皮來的。我所以特別詳細寫出，待講生產的德摩克拉西主義的人看看，良心上到底得舒服嗎？

夥計生活　分兩種：一爲短期的傭工，一爲地主的長年家奴．第一種人不過暫時受苦，第二種則終身無揚眉吐氣之一日．常見一地主種百畝田，僱夥計十餘人，自己監督他們．每日操作十幾小時，幾同牛馬平等看待，而報酬只有十幾串錢．想到美國黑奴未釋放時候的苦處，在我國到司空見慣．細細考究所以受痛苦的道理，無非爲的衣食問題；或是遭人事的不測，不能得租田的機會；或是苦得無力租田．(註四) 所以要求代地主做夥計，而地主就欺其無倚靠行他的殘虐政策．其他的苦處時事新報上那一篇對這一點狠詳細，我也不必多說．

二、未來的危險　我國向來是農業的國家靠田產生活的人至少有一大半．(註五) 每年出口貨也是農人所產出之原料五穀爲大宗，看歷年的海關貿易報告冊就可證明．所以農人的安寧幸福影響極大．戰前德國的工業可稱發達到極點了，而他的農業並不退化．學者與政府想出種種方法改良產業及保護農人的利益，美國也在那兒增高農人的知識．(舉例在後) 而我國工業猶在手工時代，固未受工業革命的影響，又未有大工業的把持，工廠的工人與農夫的比例不知相差若干．(註六) 而工人在工廠裏待遇同利得實在比農人好一點：如上海浦東一帶種田的人漸漸少起來，因爲不及做工的錢賺得多．工人所受的困苦確然狠深．改革亦應當的事，但解決農人的問題比他還要重大；因爲未受的危險就快快要實現了—農業革命—這四個字兒並不是我杜撰出來的，各國總有點事實可以證明．所謂工業革命是汽機發明，以汽力代人力爲工業的新紀元．但美南北戰爭 (Civil War) 的緣故：人人知道黑奴問題，實在是他農業革命的表現．當戰爭之先都是大農的制度，一人獨占數千畝；所有生產上的事件總可以把持．因他的資本厚勢力大，沒有小農可以能抵抗的。後來經過幾年的戰爭，錢也

用光了；沒有力量來獨占，實行包攬政策，不得不被瓜分，土地亦漸漸爲小農所有．是美國的農業大革命後來農業機械發明，使小農可以利用，同未消滅的大地主相抗，這也是依照經濟學上的原則不得不隨着變化．又德國農業的革命：是千八百五十年學者來富受澄(F. W. Raiffeisen)見當時各地農人受猶太人的高利借貸的痛苦，所得一點利益，都被猶太人拿去．他所以發明信用組合的方法，稱爲貸借組合(Coöperative Banking Association)後改爲土地信用組合(Mortgage Bank)．於是農人得以低利自由貸借，發達他的生產．這就是德國的情形．我所以特稱爲農業革命．(註七)仔細序出爲事實的證明，及生產的進步非經過這一層階級不可，又爲我國農業上正當改革的張本．說到這個地方不得不把我國農業上的危險究竟在那兒？就是近來一班辦實業的人，頭腦漸漸淸楚：知道各種生產事業，對於最後的利得(Marginal Profit)極力減少，使貨物在市場上可以與同種的競爭．若製造家要出品價錢小，不得不減少生產費用，而大部分總望，原料能殼節省．由此就生了操縱原料市價的心(To control price of raw material)如美國棉花，烟草兩種出產；現在仍是大地主的範圍．烟草公司先自己購地，用新法耕種，使成本低廉，不受土產供求的操縱，而小農土產物的價錢反受他節制．這種秘法也傳到我國：英美烟公司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總購了若干畝的地，自己耕種，現在山東農夫覺到種烟葉的利益還大；因爲兩公司所需的原料，自己還不殼，不得不以高價鼓勵農夫．又如上海紗業領袖某先生，在南京購空地廣植美棉．此皆是一方欲不受市場供求的影響，一方想操縱某種農產的市價．他們都是實業家，而且辦事已經有成效的；以其在工商經營的精神，來注力於農產，自然比小農得利．而且大規模的耕種(Large scale System)

可以利用機器行新法的管理，用大資本先預定各種用物，總總比小農便宜．而且各省的荒地極多，若全國的實業家總有這種眼光，可保不出十年什麼墾牧公司！農林公司！一定出現了不知多少．到那個時候，生產既增，而費用又可減少，則賣價自然低落．以無知識的無團體的死守古法的小農夫，如何能殼同他們競爭．則每單位的出產量不及他們多，賣價又要隨著下落；而自己的生活必需費實在萬無可以減少，定有無以聊生的現象．此時我所說的革命就起來，生出兩種變化．

一、農業退化與變爲工商國　這一層推想，定難實現，不過望好的結果方面看，而有這種趨勢．如農夫既受大地主的排擠，不能維持生活，必另改他業．若此刻工商興盛，則容易吸引到工商界．如英國由工業革命後，農人有日少的現象．又近來日本工商業的猛進，而農產也退化．但工商愈發達的國家，最容易有原料糧食的恐慌．英國所以能成爲工商國，固然是地位國力及人民性質的關係；而重要原因是靠着屬地的原料糧食源源供給，毫不受外界影響．但當歐戰時，這種困難就發生，國內經濟學者方在那裏討論日後補救的方法．日本也是只一樣不有我國各種原料(棕鐵雜糧)供給他，那裏會發達．又看德美工商發達的速度，沒有一國比得上；但他的農產原料也是一般的進步．所以說我國將來農業退化而變爲工商國，這種結論是不會看見的．況且農民的知識技能，比工人更低；識字的比例更少．他們失業下來，不能就投身工廠，而一時又沒有這些工場容納．看各地的人力車夫碼頭上的苦力各種的雜役，由農人來的十有六七．因爲他們的能力，只有這種事體可做．但人數一多，因競爭的關係又要不能維持生活，恐怕就有大擾亂生產停止的危險了，

二應有補救的方法　唯一的辦法,是分部組織農人小團體. 並不是同外國工黨一樣,專門為抵制資本家實行罷工 (Strike) 或穿木靴 (Sabotage) 的事體. 乃就我固有的村莊為一團體,或合幾個小村莊做一單位在這個裏須想法子慢慢來改良. 望留心社會問題的人共同討論討論:第一設有教育機關授課的時間,能與農人不妨礙操作為準,不可為章程所拘定. 如冬時田間無事儘可正式上課,一日不隔(註八) 忙時則半日上課,最忙時就停課.教師的來源也可想法:大半鄉鎮的小學,無不有特設的科目,以應當地的需要. 不妨將鄉村小學農業的功課加重一點. 使生徒有切己的知識,與實用主義符合,不致養成一般帋上談兵的學生. 一面各地的義務學校應普及於左近農民.(註九) 又各處省縣市鄉的農會,對所在地農人生活作物狀況,閒時研究研究.也不致於清坐無聊,填填官樣文章的報告,打幾個附和團體的空電報. 國家徒然拿出幾十萬的金錢,養你們幾千會員,(註十)若是全國甲乙種農業學生及高等農業學者,數目也不少,(註十一) 可以顯出本行的手段,不要跑到他界裏吃飯,受所學非所用的委屈.至於經費一層,因謂每一市鄉總有國民小學,就以這種學校當作國民小學看有何不可? 平時學校裏設一農場,如鄉人模範—但學校的農作物,一定要比農人的好,費用要比他們少—教他知道改良. 教師對一般年長的農人,也應常時談談,如露天演講一樣,注入普通的知識. 這是對於教育機關大概的情形.

第二組織低利貸借機關:依我的意見,可略做德國的來富愛澄氏(F. W. Raiffeisen) 土地信用組合的辦法.在以上所說的這種團體內設立一所. 凡在團體中,皆得為會員,每家至少認一點股本,因村中貧富不齊,量力投

資，實行互助的精神．他的好處就是會員得以低利享自由貸付權．但必加以極嚴的監督，而限於農業生產上運用．組合中所得利益為公積金，充團體中公共急需之用．組合員對於組合的責任，當為無限制，使人人不放棄職權．這不過舉出辦法的大綱．若再發達則設立中央機關，為調和資金供求於組合間的需用．如此可免農民受上述高利借貸的盤剝，又可自由發達其生產．這種機關德國已普及全國，所以他的農業有只樣的發達．

地方上可設立地土抵當銀行，與近來所稱農工銀行相做．目的使小農家得融通資金的便宜．以不動產及土地為抵當之長期低利貸付，行分年償還法．

第三利用機械力耕種發達農業：既有相當農業上的知識技能，及資金可自由行低利的融通；就可實行第三步．使出產量增加，費用減省，免去舊地主之要挾，及未受實業家之操縱；行自己的團結為抗衡的預備．—由一團體中公購種耕收穫的機器，同水旱天災的種種設備，及關於農業上一切改良的地方極力推行．—設一團體有百家，平時至多種千畝田．若能改用機械，則範圍擴大；以前的荒地因人力所不及的，或無法可以種植的，皆可以機械力替代．如美國中上農戶用人力的地方就少；凡可以預防災害發生的設備，總由公共建立，完全不像我國年年歉收的地方多．(註十二) 據說美國 Harvest Company 欲推廣交易到我國，他們可行分年償還法子，與我國農夫給付的能力符合，且有好些機械，極易做造；不妨自己製造，則價錢更小．如此出產量定然增多，他們的生計也漸漸的充裕．到那個時候，斷不怕大地主的種種虐待，市儈奸商的操縱．

只三件認為團體中必辦的事件．至於團體內部如何組織，可就原有鄉董村正與本來的聯莊會稍稍改變．

除去鄉里愚昧的一班劣紳另舉出公正人來做領袖，斷不難成功．但所擬的第二件土地信用組合，恐一時難成．所以望農工銀行或土地抵當銀行，快快設立．這種銀行的手續及招股總不大麻煩．雖一小城市也有成立的必要．凡有錢莊的地方這種銀行就可設立；不必一定要有外表的大規模而立出許多職員的名目．雖一人獨創一所也不難，（如美至今猶有私家獨立的銀行）不過利息較低而行長期的貸付，與錢莊性質分別在此．望熱心社會改革者早早將這種機關鼓吹設立，造福於國家社會實在不少．且望讀者賜教．

註一：依經濟上的原理說生活程度高就是購買力增也就是一國的富力增加但是我國一班人並未能將自己的生產額增多與消費方面相抵故我說他是不自然的高等生活仍不合經濟原則

註二：農家子女到五六歲就能在家服雜務如喂牛拾草等事並不專吃閑飯

註三：如平時租田行一年兩熟（春夏秋豆）制每年所得在豐年平均二石半納租需一石所剩的至多能賣六元再加上田中附產品（如草）約值二元共得八元而所用肥料種子雜費至少四元故農家覺得每畝田可得四元但是他不明白會計原理沒有將所用的勞力及器具的貶價 Depreciation （或作拆舊）算入此種情形美國農夫亦多近來該國學者將農業簿記改良使農人都能利用不致吃虧太甚幸而這幾年我國糧食價漲猶可維持他們的苦生活

註四：因種田也需有一點兒資本與農具又不能像美國農夫可以向地主借貸或向商業特別機關以收獲為

抵押的融通

註五：民國五年農商部的統計雖有一二省未全究竟比空說好一點如三年調查農戶有五九·四〇二·三一五四年有四六·七七六·二五六·五年有四九·〇二八·八六四作每戶五口則有兩萬萬多農人

註六：查五年的農商部統計共工人五六五·二五五·內中男的有三三四·一五二女的有二三一·一〇三·若以農人的總數來比例不知千分與幾之比

註七：革命兩字兒本不是專指政治，又不是一定要流血，或是要大破壞的．凡有大改革的者可以叫着革命．

註八：如美國哈弗大學常在冬時招農人來敎以各種農業上之知識與技能一季卒業且給證書稱爲 Short Corner 一切均免費故農人來學的狠多

註九：南京高師範學生辦有農役夜班左近農夫來學的極多

註十：五年農商統計是農會有二九〇市鄉農會有七九會員有三·三九六人

註十一：四年八月至五年七月的敎育統計乙種實業學校（公私立）四八九只學生數有二〇·六六七人甲種有九十六校學生數一六五·五一人

註十二：農商統計上五年荒地面積四〇四·三六九·九四六畝歉收地有一一三·九四四·五五五畝內中因水旱災的有四千萬畝强·而全國的耕田僅有一·四七二·一九三·八四四畝

譯述

告婦女 Genchtshinam (diré aux femmes)

俄國託爾斯泰著
瞿秋白譯

聖經上說男女各省其天職：男子的天職—工作。女子的天職—生育。雖然我們照科學說起來這件事完全變更了 nous axons change tout c.io 然而男子的天職，女子的天職同樣，依然是沒有改變好一似肝臟仍舊在他的老地方。違背這個天職，一切都不免於「死滅。」所不同的不過是男子違背了他的天職，「死滅」來得快些，立刻現在就到；女子違背了他的天職，「死滅」來得慢些，在於較遠的將來。普通一切男子違背他的天職，能使人類立刻消滅；一切女子違背他的天職，使下一代的人類消滅。幾個男子或幾個女子違背天職，不能消滅人類，而祇失去違背天職者的理性的天性。男子違背天職早已有了，在壓制人的階級之中。這樣的事傳播出去，一直到我們的時代。在我們的時代裏，逕直至於「失去理性」至於成就違背天職的觀念—這樣的觀念白洛黑王 Blochin 所顯示，而為羅郎 Renan（註）和一般學者所同意的：將以機器做工，而人祇要是用精神（神經）來享樂。

女子違背天職差不多是沒有的事。顯得出女子違背天職祇有賣淫和私自墮胎。在富人階級之中，男子卽使不執行他自已的天職，女子仍舊執行他的天職的，因此女子更有勢力，正好統御人類，正應當統御人類，統御

（註）羅郎 Renan (1823–1892) 法國哲學家著 l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因違背天職而失去理性的人類。常常說，女子（巴黎的——特意不生育的女子，）用一切文明的方法而成爲妖媚的女子，因此用他的媚術蠱惑而制伏男子。這不但不對，而且正相反。不是不生育的女子制伏男子，而是雖男子不執行他的天職，仍舊執行自已天職的女子制伏男子。狠敏捷的自成爲不生育的女子，以自己的膚髮去迷惑男子——這并不是統御男子的女子，而是使男子放蕩的女子自己去接近放蕩的男子，這樣的女子呢自己和男子一樣違背天職，失去一切理性的生活意義。從此錯誤發生出可驚的「癡愚，」這就所謂女權。這些女權的範式卽如就是如此呀！你男子呢，——女子說——，違背自己眞正工作的天職，而你要我們取我們的眞正工作的勞苦麼？不然的，假使如此，我們和你一樣，你在銀行，公署，大學校，學院所做的工作，我們也會做這同樣的工作；我們和你一樣，也要在分工的形式之下享受別人的工作，生活祇在於充足一個肉慾。他們說着這個，而且在事實上顯得出來，他們會做這同樣的工作，無論如何不能比男子壞，而比男子更好。

在那違背眞正工作天職的男子之中，纔有所謂婦女問題發生，纔能發生。祇是回到他本身，這問題便不能有。女子有他自已固有的，不能免的工作，無論什麽時候，他終不要求有參與男子工作——礦山，田地裏的工作——的權利。他祇能要求參與富人階級男子的思想上的工作。

以前像我們這等人（富人階級裏）的女子已經是比男子有勢力了，現在且更有勢力，這不是以他自己的媚術，這也不是以他自己的能幹能和男子一樣做那同樣的僞善的工作，而是以他的不違背天職。他擔負得眞正的——危及生命，盡最後的能力的——眞正工作，富人階級裏男子自己所不參與的工作。但是依我看起來，女子的

違背天職，他的墮落，正在發端之時而且我看這女子違背天職的事一天盛似一天了。女子拋棄了他的天職，就深信他美妙媚術的力量和他同樣僞善的精神上工作的能幹。而小孩子呢（兒女）於這兩件事都要擾亂的。於是用科學（依我看來）來想出墮胎的方法，富人階級裏這樣的方法有幾十個。於是富人階級裏有些婦女（妻母）原本是握着勢力在手裏的，爲着不肯退讓於街市的處女還要同他們去比較，因此放棄那勢力。罪惡已是傳播得狠廣，一天廣似一天，不久就要及到全富人階級的女子，於時女子要同男子去比較，和男子一同失去那理性的生活意義。但是還要些時候。

或者能使女子了解他自己的意義，自己的力量，用他的力量來於事實上救救自己的丈夫，弟兄，兒女呵！救全人類呵！

富人階級裏的「妻母」femme-mère 呵，救我們階級裏的人，使他不致於再在陷穽裏受苦，這件事在你們手裏呀！

那些女子忙着料理他的腰肢，體態，梳妝，蠱惑男子的方法，而反乎他自己的「自由」liberta 錯見不儐，生育男女，反覺着失望，以兒女交給奶娘去，這些都不是服從天職的女子。那些女子，各處奔走，講些心靈動象中心論，微分學，也竭力躱避生育，可以沒有兒女來妨礙他所謂文明的，癡愚的行爲，這些也都不是服從天職的女子。祇有那些女子（妻母）知道服從天職的工作和勞苦是他們生活的定義，他們有能力避去生育兒女，而逕直發於良心的服從那永久不變的天職；在我們富人階級裏這樣的女子纔是救人的女子，救我們、階級裏的人，使他們不受

那虐待他們的困苦，都在這些女子的掌握之中，無論誰的掌握之中再沒有比這些女子的掌握之中多些救助。

女子(妻母)呵，發於良心服從「上帝之道」(天職)的女子呵，你們有些人知道咱們是這沒有人樣的，不幸的，殘害的階級；有些人呢，知道依於「上帝之道」的一切眞正的生活意義；有些人呢，能以身作則，顯示服從於「上帝的自由」才有生活幸福於人人，他們自己捨棄上帝的。你們知道對於丈夫的，對於兒女的「愛之幸福」—無盡的，不壞的，正如別的一般幸福，建立新幸福的發端。你們有些人，當你們正純潔，正服從「上帝的自由」的時候，知道不是你們階級裏男子所稱爲工作的，那兒戲虛僞的工作，而知道是上帝所以令人工作的眞工作，知道工作的眞報酬就是工作所給的安事。你們能知道這個，當你們經過了「愛」的愉快之後，慌亂，恐怖，希望，等待着那懷胎的困苦情形，這些情形能使你們病痛九個月，使你們瀕於死，使你們受不堪的痛苦和疼痛。你們能知道工作的眞條件，當你們歡歡喜喜等待着那狠可怕的難關臨到和費力的時候，在那些可怕的難關之後你們定得着一種的安事。你們能知道這個，就在於那時，那些苦難之後立刻就不休息，不斷續的去擔負別的工作和苦痛—哺乳，當哺乳之時你們大概都服從自己的情感，竟不要人類必需的睡眠，俗語說睡覺比父母還親近，你們竟整年整月天天一夜也不睡，有時呢—或常時—通夜的不睡，有病的孩子抱得滿懷，走來走去，搖搖拍拍，那正使你們心碎。當你們做這些工作的時候，誰也不贊同，誰也不看見，誰也不爲這事來誇獎；當你們做這些工作的時候沒有什麼感動，正如新約格言中從田地裏走來的工人，就算是你做這個祇是應當的，那時你就知道什麼是僞善虛飾，沽名釣譽的工作，什麼是眞正的工作—執行「上帝的自由」那自由你們在自己心裏顯示得出。你們知道你們是

眞正的母親，就不管有沒有人看見你們的工作，就不管，有沒有人因此稱贊你們；而祇知道這是應當的，而且誰是你們爲他工作的，他們不但不謝謝你，而且時常苦惱你斥罵你。　而你們爲以後的子女仍舊是那樣去做：再受苦再擔負艱堪的，可怕的工作，再感覺着那一切職務，也不希望誰來報酬你們。

假使你們是這個樣，那就不用說生育了兩個，二十個小孩子可够了，正如五十歲的老工人能吃，能睡，筋力逼着他去做事就不用說做工做够了。　假使你們是這樣的，你們可不要不關心爲別人的母親哺乳和看護，正如工人不要不爲着別人去完成他的開始的或逕直是終局的工作，這是因爲你們自己的生活就在這些工作裏，這是因爲這些工作愈廣大，你們的生活愈完善愈有幸福。　你既是這樣—這樣還是人類的幸福—那執行「上帝的自由」的天職，是你們於自己的生活裏做去的，你們可把他引到你們丈夫，兒女，親戚的生活裏去。　假使你是這樣，自己知道祇有這樣克己的，不爲人見的，無報酬的工作，爲別人生活盡力至於極端的，危及生命的工作，才是人類的定義，他使人盡職；那麼這樣的要求，你可要去要求別人，這樣的工作你可要去鼓勵丈夫，按這樣工作你可要估量算計人的功績，這樣的工作你可要預備給自己的兒女。

那婦女(妻母)有以自己生育兒女看做不幸的事，而以自己愛情的愉快，生活的便宜，學問交際看做生活意義裏的，也就祇這樣的婦女纔去敎他的兒女怎樣能得最多的快樂，怎樣能得最多的享受：給兒女吃得好，趕快的使他們快樂，溺愛的囑咐他們；這樣的婦女敎他兒女，不敎他們使他們宜於去做克己的，極端盡力危及生命的男子工作和女子工作，而使他們避開那種工作。　祇有自己失去生活意義的婦女願受那欺妄僞造的男子工作，藉

此他丈夫放棄人的責任的有能力同他一同享用別人的工作。也祇有這樣的婦人替自己女兒選女壻估量人物，不憑着那人自己怎麽樣而憑着那人所有的境況地位，財產，才幹享用別人的工作。

眞正的母親實實在在知道「上帝的自由，」可要預備自己兒女去執行那「自由。」這樣的母親，他瞥見自己兒女貪吃，儒弱，奢侈，惹引爲痛苦，因爲他知道，他爲着兒女煩勞那慈母所考察的執行「上帝的自由。」這樣的母親，他教兒女不是使他兒或女有能力放棄工作，而是幫助他去擔負生活的工作。用不着問他教的是什麽，預備兒女做什麽：他知道人類的定義在於什麽，因爲什麽，所以他知道什麽是應當教的，什麽是應當預備兒女去做的。

這樣的婦女不但不鼓勵丈夫，祇以享用別人的工作爲目的去做那欺妄僞善的工作，而且對於這種成就人的二重惡因的行爲狠害怕他，狠擯斥他。這樣婦人也不憑着手腕的黑白風儀的俊秀來替自己女兒選女壻，他深知道什麽是工作，什麽是欺妄，隨時隨地，從自己丈夫起，恭敬尊重男子，要求他們做眞正的工作，危險生命費力的工作，而輕視那以躲避眞工作爲目的的，僞善旒飾的工作。

這樣的母親「自己生育，」「自己喂乳，」自己首先哺食，預備兒女的食物，縫綴，洗刷，教自己的兒女同兒女一起睡覺，談話，因爲他以爲這是自己的生活事業。也祇有這樣的母親不爲自己兒女找自己丈夫財產和兒女的畢業文憑來做他們外部的保證，而教育兒女以一個方法，克己的執行「上帝的自由，」那自由是他自己所認識的—就所謂危險生命，而費力擔負工作的方法，因爲知道祇這一個是生活的保證和幸福。這樣的母親，他不必問別人，他要做什麽—他知道一切，他什麽都不怕。

假使爲男子，爲不育的女子關於執行「上帝的自由」一條道路能有疑義，而爲婦人(妻母)呢，這條道路是確實明白的規定好了；又假使婦人却恭恭敬敬有純潔的精神去遵行那條道路；那麼婦人是站在人類所要達到的幸福的最高點之上，將成爲趨向幸福的人類之指南星。　那「母親」呢，上帝使他入這世界來以生育教養兒女愛之過於自己，爲對於上帝的服務的，祇有他「母親」能於臨死之前從從容容對上帝說；—他已盡了他對於上帝的職務，祇有他，「母親」才能從從容容對上帝說：

『現在放了你(上帝)的奴隸罷』這就是那最高尙的實現，人趨向於他正如趨向於最高尙的幸福。

那些這樣去履行他的定義的女子，快統御現在統御人的男子了。　這樣的女子預備着人類的新「後嗣」建立着社會的意義，所以在這些女子掌握之中有最高的勢力，足以救現在時代的人於現存的恐怖的陷穽之中。呀，婦女(妻母)呀，世界的救星在你們掌握之中，無論誰的掌握之中所有的救星沒有你們掌握之中多！

答論駁『告婦女』書之節錄

全人類男子和女子的定義是在於「服務於人」這一個普通論調，我想一切非不道德的人多同意的。　男子與女子間的分別祇在於履行這一定義的方法，他們所用以達到履行的，就所謂他們所用以「服務於人」的方法。

男子用以「服務於人」的，也有物質的工作—得養生的方法，也有精神的工作—爲要戰勝天然而研究天然

的道理，也有社會的工作—確定生活的形式，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男子「服務於人的」方法有狠多的樣式。除出生育兒女哺乳兒女以外；人的一切行爲合成他「服務於人」的競技場。女子呢，除他所能與男子一樣，同自己所在的各方面一起「服務於人」之外，依他自身的構造，他不免於受判定，誘掖而去做另一種的服務，這服務是唯一的，出於男子「服務於人」的範圍以外的服務。「於人類的服務」自身就可分兩部：一，—於現存人類裏幸福的增進，二，延續人類。其第一個是專爲男子而設的，因爲男子沒有能力去做那第二個。其第二個是特爲女子而設的，因爲這是絕對宜於女子的。不能不明白，不記住這一個分類，不明白不記住就是不應當，就是罪惡（錯誤）。從此分類因有兩方面的各自的責任，—那些責任人沒有想得到，事物的天性上却是如此。從此分類因有，男女行爲善惡的標準—這標準永久存在，現在還是存在，祇要人已過現在將來都是有理性的，這標準就無論什麼時候不斷續的存在着。

男子大概是生活着做他固有的社會的各樣物理上及精神上的工作，女子大概是生活着做他絕對固有的生育，哺乳，養育兒女的工作，這是過去未來永久如此的；而他們同樣覺着他們所做的是應當的而他們也同樣引起別人的尊敬和親愛，因爲他們倆都履行了依他們的天性，於他們前定的事。

男子的「定義」有多種，而且較廣，女子的「定義」祇有一種，較狹而較深。所以男子有幾百種的職務，更換幾十次職務，祇要履行得自己「定義」的大部分，就仍舊是非惡，非有害的人。女子祇有少數職務，更換一次職務，立刻於道德上就墮落，較之更換幾十次職務的男子更壞。這是過去未來永久如此的。這是普通的意見，以前如

此將來也是如此永久如此因爲事實上確是如此。

男子因爲要履行「上帝的自由」，應當在物質上工作的思想上的，道德上的範圍內，服務於上帝：他能以一切事業履行自己的「定業」(天職)。女子服務於上帝的方法，特別絕對是兒女（因爲除女子以外沒有人能做這事。）祇有於自己的事男子是規定去服務於上帝與人類；祇有於自己的兒女女子是規定去服務的。

所以「愛」自己的兒女是女子所當有的，是絕對的「愛」，從理論上爭辯這個「愛」簡直絕無用處，這是應當而且將要爲女子所固有的，愛幼年的小孩子全然不是爲我主義 egoisme 這正如工人愛工作工人做那工作工作正在他手裏的時候。 做工沒有這愛「所工作的東西」的心—那工作是不可能的。 我剛在做他的時候，我愛那耗甚於一切。 假使我不愛他，我就不能做他。 人家把他弄壞了，我要失望但是祇要我到做他的時候我始終愛他。 做完了，仍舊戀戀不舍，游移不定，是懦弱，是不道。

做母親的也是如此。 男子是規定去服務於人，在於多種的工作，他做這些工作，他就愛這些工作。 女子就規定去服務於人在於自己的兒女他看護這些兒女三歲七歲到十歲他就不能不愛這些兒女。

依於普通的「定義」—服務於上帝和人—男子和女子的確是平等的，可以不論這服務形式上的差別。 這是平等的，因爲這一服務和那一服務同樣重要因爲這一服務沒有那一服務就是無意義的，因爲這一服務約束着(必須有)那一服務。 因爲男子和女子的眞正服務同樣必需有眞理的認識，沒有眞理的認識男子和女子的行爲同樣要成爲無益而有害於人的行爲。 男子規定去執行自己多種的勞働；然而他的勞働祇在於依眞理，依

別人的幸福而實行他的時候，是有益的；他的工作—物質的，精神的，社會的都是—祇在於依眞理，依別人的幸福而實行他的時候，是有效果的。 男子無論怎樣熱心，以擴充自己的快樂，以無益的思想，以社會的行爲（社交）爲着自己享受而做事，他的勞働不能有效果。 祇在於他向着減少人的痛苦，因於窮乏的痛苦，因於不純潔的痛苦，因於虛僞的社會組織的痛苦，他趨向於減少那些痛苦的時候，他才能得有效果。

女子的規定也是如此：他的生育，哺乳，養育兒女，祇在於他不但單單爲着自己的快樂而養育兒女，又爲着人類將來的忠僕而養育兒女，在於他如此養育兒女的時候，才是有益於人類的。 他的生育，哺乳，養育兒女，祇在於依眞理，爲人的幸福而去敎育兒女—就是他敎育兒女使兒女成最好的人，最好的工人，爲着別人—在於他如此敎育兒女的時候，才是有益於人類的。

我理想上的女子，是有當時（那女子所在的時候）高尙的宇宙觀，獻身於自己女子的不可逃避的定義—生育，哺乳，敎養很多的兒女，那些小孩子多是宜於依他所有的宇宙觀去爲別人做工的。

因爲要有那高尙的宇宙觀，我看用不着學功課，而祇要誦習新約，不蔽塞自己耳目，最要緊的不蔽塞心靈。

那沒有小孩子的，不嫁的女子，是寡居的麼？ 假使他們參與男子的多種勞働，他們做事做得很好。 但是不能不可惜像女子這樣尊貴的工具失去執行他獨一固有的「定業」（天職）的能力。

且更甚於此，所有女子，祇是有力量反其道而成功於幫助男子的勞働。 女子於這種勞働的幫助是很尊貴的；但是看着少年女子預備生育兒女的，而去做男子的勞働，畢竟是可憐惜的事。 看着這樣的女子—正如看着

貴重的肥土去和着砂礫做練兵場遊戲場。更可憐惜是因爲這地祇能生五穀，而女子是能生無價的，比無論什麼都爲貴的—「人」。而又祇有女子才能做這件事。

托爾斯泰對於婦女的學說固然是完全根據於『男子的職務—增進現存人類的幸福，女子的職務—延續人類於將來，』然而他說：『工作的眞報酬就是工作所給的安寧』不論他的論點是什麼，畢竟是有狠深的哲理；竟有人據此以爲要求女工生育期間津貼制度的張本。況且男女職務的差異確有如此的情形，奈爾英 Nearing 也說：母職是女子應當認爲對於社會的天職，却是於人類的進化有絕大的關係。在這一篇還可以看出托爾斯泰對宗教道德科學的意見之一斑，如：「上帝的自由」「虛僞的社會組織的打破」「偉大的愛」，「不求知的善」(無抵抗主義)，都是他文章裏常常見的，狠有可以研究的價値。而「偉大的愛」—即所謂「愛之福音」—在這篇裏，尤其注重。他的反對女子做男子的工作(勞動)并不是家族主義，并不是說女子當服從男子，他是反對女子賴着男子去利用科學做那害人(享受別人的勞動)的事因而喪失他的「愛」，喪失他的教養定兒女的本能。他說履行天職的女子是人類的指南星是溫情，是柔道的哲學，是在道德上着眼討論婦女問題。張東蓀先生說人格與非人格，道德與非道德之爭的確不錯，現在一切學界商界的結合大半不是生產組合，階級競爭的運動組織新村工學會尙且帶着道德上的意味何况其他呢；我所以想現在婦女解放還應當是有道德的婦女和不道德的婦女間的衝突，由經濟的壓迫裏解放出來就要有積極的道德上解決。我希望現在談婦女解放的人注意到「愛的道德」。我希望提倡組織新村的人注意到

託氏所說的不要有消極厭世的道德觀—像美國宗教的新村禁止婚姻;我的意思就是以爲假使組織新村應當是具有兩性的,應當做一個正確的試驗。 譯者誌。九、一、十三、

盧梭人類不平等之原由與基礎論(二續)

獻書譯

第二部

第一個圍了一塊地自以爲這是我的而覺得人是狠簡單而容易相信他的人,乃是眞正建造文明社會的人。設使當時有人能樹起了柵欄,填平了濠溝,喚他們的同類說,不要聽那欺人者之言,「若汝等一忘地上的產物是屬於我們全部的而地之自身是屬於無人的,則汝類將滅亡了」則人類必然從何等多的罪孽,戰爭,和謀殺中從何等多的驚恐和不幸中被救出來了。 但當時的事勢大約已到了這樣一個地步,人不復能再和從前一樣;因爲財產觀念是依賴於許多在前的觀念,且財產觀念須逐步而得的,不能在人頭腦中一刻而成的。 人類在達到這自然境的末部之前,一定已有了狠大的進步,已得了許多的智識和工作,這種智識和工作是一代傳給一代,一代增添一代。 所以我們當回顧到狠前的時代,勉力把那在最自然的程序中之狠遲的事情和發明的連續,去統一於一個論點之下。 人的第一感覺就是他對於他存在的感覺,他第一件經心的事就是自我保存。 地上所產出的儘够供給他的需要,而本能教他如何用那些產品。 飢餓與其他的欲望使他在各各不同的時候,經歷生存的各種狀況;而在此各種欲望中有一種使他要傳其種類—一種盲的天性,與心無涉,產生一種動物的動作。 這欲

望一經滿足，兩性就相互不再認識了；即其後裔一能自立，與他們的母也即沒有關係了。

這是嬰兒時代的人之境地；動物的生活最初是不過限於知覺，從自然所給他的才能，不能得什麽利益，更不能懷一種攫奪自然所有的東西的心。然患難不久即來，於是學習如何去制服這些患難就成爲必要之事：樹木的高阻礙他去收果，他種動物要得一樣的果的爭勝，那些爲保存自己而要害及他的生命的動物之凶橫，都是使他不得不去從事於身體上之操練。他不得不活潑疾於跑而勇於戰鬪。天然的軍器如石與棒都是容易得的：他學習破除自然的阻礙物，學習需要時與他動物競爭，且也要學習與人爲生存而紛爭，或有時因已有的東西爲強者所強奪而賠償自己。

人類思慮的增加，當把人數的加多爲正比例。地土的不同，天時和四季的不同，一定會發生他們中間許多生活狀況的不同。荒年，長而嚴寒的冬季，能烘乾菓類的酷熱夏季，一定會要求一種新的工作。在海邊與河邊的就造出鈎與絲成了漁人與吃魚者。在森林中的就造了弓與箭成了獵人和軍人。在寒冷地方的就把他們所得的野獸的皮他做衣穿。電，或火山，或別的徼倖的機會給他們熟悉火，這是抵禦冬季嚴寒的一種新方法：他們然後學習如何去保存這東西，如何去重生這東西，而末來如何用了這東西去預備動物的肉，這是他們以前生吃的。

這樣各物對於他和在各物中間所屢屢發現的「關聯」自然而然在人頭腦中產生人與物或人與物中間之一定關係的觀念。所以凡我們用大小，強弱，快慢，怯勇，等字所表明的關係，都是在必須時幾乎不知不覺的比較

出來的，而這些比較後來一定在他頭腦中產生一種回想，或者竟是一種機械的智慧，這種智慧指示他，他為了自己的安穩而應有的防範。

從這種發展中產出的智力，加添他對於動物的優勝。所以他要努力去陷害他們，戲弄他們，雖有許多於迅速或氣力上勝他，到後來有些仍被他降服，有些被他蹂擬。於是他第一次回顧自己時他就發生了最初的驕傲情緒，在他不能辨別物的門類時，他就認自己的一類為最高之一類，而就預備去估僭一個個人所可有的優勢。

在這時候，他人的對於他，不似現在他們的對於我們，他與他人的往來也並不比他與別種動物的往來為多，這是確的；然在他的觀察中，他人並不為他所忽略。他在他人中間或他自己與女子中間所發見之同點，引起他審察別種同點，這種同點是他當時所不覺得的；及既覺得他人的舉動與他在同樣境地中的舉動是一樣，他自然推想他們思想的情形和行為是完全與他自己一樣的。這要重的眞理，一經深印於他的心中，定會引他從一種天生的感覺（這感覺是比不論何種理性為確切而速）去追究行為的規條，這種規條他為了自己的安穩和利益是不得不遵守的。

經驗既指示他安寧是人類動作的惟一目的，他就覺得自己是在一個辨別這少數境遇的地位，在這少數境遇中相互的利益證明他的倚賴他人助力是是的；他也覺得自己在一個辨別那些更少數之境遇的地位，在這種地位利益的衝突能使他猜疑他人。在前者的境遇中他與他人在同羣的羊中，或至多在一種寬泛的結合中，這種結合是沒有入會的限制，且其結合的時期不逾那使他們暫時結合的境遇之外。在後者的境遇中各人求各

人的利益，自知強的用強權，自知弱的用言語或欺詐。

這樣，人在不知不覺中得了些相互事業的籠統意識，和實行這種事業的利益：然總不過爲了現在而又明顯的利益起見；因爲他們對於預料一層，是完全門外，且與把狠遠的將來去煩惱自己，是這樣的遠，他們總不會想到明日。　若要捉一鹿，他們都明白若要成功，須各人牽守他的地位：然此時若有一兎出現在他們中不論那一人所可及的地方，那個人必去追逐無疑，及獲得之後，他不復想到這一番舉動使他同伴失却他們所要得的東西。

這是狠容易明白這樣的聯絡無須有一種比猴或烏鴉更高的文字，猴與烏鴉的結合也是爲這樣的旨意。無節音的呼叫，許多姿勢，和摹倣的音，定曾做好久的普遍文字；且在各國中又加了些流行的有節音（我已經指明這種音的最初的制度是狠不容易解說的）就產生了特殊的文字；但這些文字是粗簡而不完全的，與現在野蠻民族中的文字是相彷的。　被時間的迅速，被許多我所不得不說的東西，被起初時事物之不知不覺的進步所催促，我在片刻中已渡過了許多時代；因爲事物的進行愈遲，去敘述他們愈可以速。

這些最初的進步，使人能使別種的進步更速。　他們的趨於勤奮適與他們的趨於闢化相稱。　他們不再睡熟於第一棵樹下或於第一個供給他們蔭庇所的山洞；他們創造了許多硬而鋒利的石器去掘地或伐木；他們於是把樹枝造草屋，後來學習用泥土去粉刷。　這是第一次革命的時代。這革命就建立而分別家族，且引進了一種產業，這就是無數爭端和衝突的原由。　最初爲自己建造草屋而覺得自己力能保衛這草屋的人，既大約是強者，我們或者就可以斷定弱者必覺得要摹倣他們是較逐出他們爲容易而妥當：凡已經有了房屋的人決不萌佔他

鄰人的房屋意念他所以如是，並非爲他知道這是不屬於他的，是因爲他奪了來是沒有用處，且如欲奪來非與那本有該屋的人經一場惡戰不可。

人心最初的擴大是新境的效果，這境使夫婦父子聯合於一屋；這種居住的習慣即產生人道主義上最精妙的情感如戀愛與慈愛。每一家成了一小社會，且其團結甚緊，因爲做他們結合的維繫物者不過是自由與相互的關係罷了。男女的生活狀況以前是一樣的，到了這時也變爲不同了。女子漸變爲少動作而漸慣於留意房屋與兒童，而男子則出外去尋生活之道。及有了較和平的生活，男女都漸減少本有的力和兇悍，然到了個人不能單獨與野獸爭鬬時，他們知道有了結合而共同拒敵是較爲容易。

在這新境中人生活之簡單和孤獨，需要之少，和己所創造的器具，使他有許多空閑時候，去供給自己他祖宗所沒有知道的許多便利：這實是他於無意之中所加於己身的第一束縛，且也是爲他後裔預備作惡的第一來源。因爲那些便利不獨連延的消滅身體和精神，且不久即幾幾乎全失去了悅人的能力，而竟變爲實在的需要，到後來缺少這些便利的可惱，竟勝於獲得這些便利的可喜。

這樣，我們可更明白言語如何成立，如何在各家中不知不覺中改良，我們且可忖度那種狀況，在這種狀況中許多原因會發展而加速言語的進步，且使言語的需要日大。洪水或地震把山峯或水環繞他們地球的循環扯去了大陸的部份，成了海島。我們從此即可以見人既這樣的聚居或强迫聚居，一種共通的成語在他們中發生是較在那些仍在荒島游蕩的人中發生容易得多。故他們第一次試驗航海之後，即把言語的功用帶至大陸，也

是意中之事：總之，往來與言語，狠似先在海島上成立的，且在他們到大陸之前或竟已完備的。

到了這時候，各事都開始變相了。以前在樹林中游蕩的人今因要有較固定的生活，就漸漸的團結起來組成各別的團體，而末來在各地組成了國，一國的人都爲品性和狀況所聯合，這聯合不是因規條或法律所成的，乃是生活和食料的同樣，與天時的同樣影響所成的。到後來那恒久的鄰居自免不了發生各家間的聯絡。

在居於鄰近的敵對性的少年人中，那種自然所要求的暫時交易由相互的往來引至一個一樣合宜而更恒久的結合。人開始辨別事物的異同而知比較；在不知不覺中得了美與功的觀念，這觀念就產生了選擇的心。因爲彼此常見就覺得彼此不常見是狠難堪的。一種柔嫩和悅的情感暗暗的侵入了他們的心中，於是最小的不如意就能激成狂怒：因戀愛發生嫉妒；不和睦得了勝利，而人類的血就犧牲於那最溫柔之欲望了。

觀念與情感既絡繹而來，心與腦既日見活動，人自連延的放棄他本來的野性；且他們的範圍既日廣，他們私有的聯絡必較前更爲密切。他們慣聚於屋外大樹之四周；歌與舞，就是戀愛與閑暇的真產品，就變了那些聚於一處而無別事可做的男女之消遣品，或職業。各人開始想及別人，而也願別人想及他；於是公衆推重就有了價值了。凡歌或舞最佳者，或容貌最美者，或最強壯者，或最靈巧者，或最有口才者，就最爲人所注重；這是趨向不平等之第一步，而同時也是趨向惡之第一步。從這些最初的分別，在一方面就起了虛誇和輕視，而在彼方面起了羞恥與嫉妒：爲這些新酵性物所使有的發酵終必產出一種化合，這種化合是要把無罪與快樂致死的。

人一經開始相互推重，想及別人的觀念一經種在人心，各人都要求人的推重，這是無人能免的。於是在野

蠻人中就興起了禮儀上的最初責任；凡故意的損人舉動就視為冒犯行為因為除了從這舉動所得的損害外，那被損害的人必覺得這是一種加於他的凌辱，這是常比實際上的損害更難堪的。

這樣各人既都照了他對於自己的意見而去責罰他人的凌辱自己，則報讎必甚可怕而人必殘忍而凶暴。這確是大半野蠻人所抵之境；因為我們沒有把我們的觀念分別清楚，沒有見他們離自然境已何等的遠，所以有許多著述者曾於匆促中斷定人是天然凶惡而必須有文明的制度去使他馴良；實則自然既置人於一處，其離動物的愚笨之遠，既與離開化人致死的才能一樣的遠，則自沒有一物能比自然境的人更溫柔的了。　本能和理性同樣去限制他專警對於危險的自衛，天然憐憫又禁止他損害他人，且不致於為了已受的損害而有損人的舉動。因為照那高明的洛克(Locke)之原理，沒有產業的地方是不會有傷害的。

然我們須留意這樣組成的社會，和人中間這樣成立的關係，均要求人須有數種性質，且須與他們在原始的制度中所有的是不同的。　德性開始發現於人的行為上，每人在法律制度成立之前，對於己所受的損害是為惟一審判者與報復者，所以合宜於自然境的善，覺不再合於那新產的社會境了。　犯罪的機會既日多，刑罰不得不加重，而報讎的畏懼就不得不代那法律的嚴厲。　這樣，人的忍耐雖不如前，天然的憐憫，雖減削了些，這個人類能力擴張的時代，適介乎原始境的安適與我們自私心的放縱活動之中，是然是一個最安樂最穩固的時代。　我們對於這時代愈回想，愈覺得這境是最不易於革命，即最善的人亦能承受；所以他必經了大不幸的事纔能脫離這境，而這不幸的事為公衆的利益是不應有的。　野蠻人的榜樣(他們是大半在這境的)似乎證明人是本要存留

在這境的，證明這境是世界的真少年，後來的一切進步都形似趨向個人完善的步序，而實則都是趨向他種類的衰弱。

當人仍知足他們簡陋的草屋，仍滿意於獸皮所製的荊棘和魚骨所縫衣服，不過有羽毛和蚌殼做裝飾，仍繼續把各種顏色塗身，改良修飾他們的弓箭，把鋒利的石做漁船或粗笨的樂器；總之當他們不過做人單獨所可以做成的事，不做須要聯合工作的事的時候，當他們仍照了本性的許可，連延享受那種相互而又獨立的往來之時，他們是有自由，強健，誠實而快樂的生活。及人一經覺得互助的需要，一經覺得一人有兩人的糧食之便利，平等立即消滅，產業就被紹介，工作就變爲不可缺，空曠的森林就變爲含笑的田地，而這田地又須人用了眉間的汗去灌溉，在這田地中奴隸與窮困就和五穀一同萌芽了。

冶金術和農業是產生革命的兩種技術。詩人說最先開化人而敗壞人道的是金與銀，而哲學者則說是鐵與穀。這是美洲的野蠻人所不知的，因此他們所以仍是野蠻；其他的民族因爲仍不過練習這兩術之一，也似乎連延在未開化的境地。所以歐洲總比其餘的地方更開化（卽使不再如是）的最好緣故，就是該處是鐵最多而穀最豐富。

我們狠難忖度人如何在最初知道用鐵；因爲我們不能以爲他們在未知開礦的結果之前，卽想到從礦中去掘起礦物，然後再去預備鎔化。從彼方面講，我們更沒有理由去以爲這種發明是偶然發現的火的效果，因爲礦是都在荒地沒有樹木植物的地方；這是好像自然是煞費苦心把那這致死的秘密特意藏匿起來的。所以祇有

從火山的爆裂這是狠難得的他們見了射出的金類質就起了摹做這天然工作的意念了。且我們若以爲他們果做這樣辛苦的事業，而這事業之利益的前程又這樣的遠，我們必先以爲他們是有非常的膽量和先見；然這種性質祇在比他們更高者的心中纔能兼備。

講到農業，他們在沒有練習之前，必早已知道農業的原則了；說他們既是常久從樹木和植物採取糧食而不能卽學得自然所用以種植植物的方法之智識，固是狠不近情的。然他們所以長久不能實行農業，也有狠近情的緣故；或者因爲那些供給他們食料的樹木不需他們的注意；或者因爲他們不知穀的功用，或無工具去種植他；或者因爲他們沒有對於將來需要的先見；或者因爲他們沒有方法去抵抗他人來劫奪他們辛苦的效果。

他們既愈趨於勤務，我們自然可以相信他們用了鋒利的石和尖的棒的助力，開始種些菜蔬或根於他們草屋之四周；雖然這事離知道如何種穀與種穀必須的工具，尚遠得狠；我們還講不到人要收將來的利益，目前的犧牲是何等重要—這種預算在野蠻人頭腦中是沒有的；因爲像我已說過，他們在早上總不想到晚上的需要。

所以要勉强人類去從事於農業，別種藝術的發明就成爲必須之事了。一方面須工匠去打鐵鎔鐵，一方面就須人把食料去維持他們；從事於製造的人愈多，自己造普通日用需要品的人愈少，食口的數目，雖仍是一樣：因爲有些人須要貨物去換他們的鐵，其餘的人後來尋出把鐵做許多貨物的法則。這樣，一方面農業成立，而他方面冶金術和發明金類許多功用的藝術也成立了。

耕田是必然發生地的分配；產業一經承認，必發生最初的公道條例；因爲要各人保其所有，各人自不得不各

有些方可。且人既已開始望到將來，既各有些可以喪失的東西，人就有理由去以爲他損害他人之後必隨以賠償。我們既不能想像產業除了相互工作之外是如何發生的，這個來源豈不是狠自然麼？此外，人在非他自己所創造的物上還可以加添什麼，以致可以把他做自己的產業？這是農人的工作給他對於該地的命分，至少到收成的時期；那麼連年的佔據就狠容易變爲產業。克洛歇(Grotius)說當古人給散來(Ceres)立法者(Legislatrix)的名稱時給他的節期授法者(Thesmophoria)的名稱時，他們的意思是地的分配產生了一種新權利：這就是指產業的權利，這是與從自然律抽繹出來的權利不同的。

在這個事境，若各個人的才力是相等的，鐵的功用(把他做個例)和他種貨物的消耗始終適能平均，則平等或能維持；然究沒有能保存這種平均的東西，他不久就被擾亂了；最強者作了最多的工，最靈巧者做了最有用的工，最聰明者創造了方法去減輕他的工；農人需鐵更多，鐵匠需穀更多，他們二人同樣的工作，而一則從他的工作得了許多利益，一則幾幾乎不能維持自身。這樣，天然的不平等就不知不覺的發現而人中間各種不同的境遇所使然的異點在結果上就更覺得而穩固，且開始於多數個人之中有相稱的勢力。

事境一到了這樣地步，要想像其餘的情形是狠容易的了。我不復以敍述藝術的連續發明，言語的發達，才力的試驗和應用與濫用財產，及一切類於此的細節去遲延讀者，這都是讀者可以自己類推的。我不過要一觀在這新境的人類。

請看在這時候人類的能力俱已發達，記憶力與想像力已都實現，利己心已發生，理性已活動，人心已幾幾乎

到了最完備的地步。隨着他們動作中一切天然的性質，各人所有的等級和地位；不獨要看他產業上之命分與他事人或害人的能力，並要看他的智識，美，力或技，或功，或才；既是惟這些能够使人尊重，則去獲得他們或假冒他們就成爲必須的事了。

於是虛僞成了有利的事。是與似是成爲完全不同的兩事；從這分別就起了驕人的誇耀和欺人的詭計與許多隨從這二者的惡。以前自由獨立的人，現在因了新需要的增加，就服從了一切自然，而又相互服從；各人雖在做他人的主人時，也免不得成了幾分奴隸：若他們是富，是必須他人爲其服役；若貧，須他人的幫助；雖在適中的地位，沒有他人的幫助，也不行的。人所以於是必專心使他人注意他自己之事，使他人在發展他的利益上能爲自身的利益，這卽使不眞，總是狠似是的。所以他在行爲上對於有些人必定奸詐而深心，而對於有些人必定專制而橫暴；當有些人不能被他軟化利用，而自己去被他們利用又非得計的時候，他就覺得不得不差待一切他所需要的人了。無知足的野心，增加自己財產的欲望，這種欲望不是全由眞需要，乃是大半由勝人的心所致的，這種野心與欲望使人生一種害人的惡意，一種秘密的嫉妒，這嫉妒是更險的，因爲他欲達其目的時，每戴上一個仁慈的面具。總之，一方面起了競爭與賭賽，一方面發生了衝突的利益，而同時兩方面都有一種秘密的欲望，就是要把他人的經費去利益自己。這都是產業最初的效果，也卽是不平等之離不開的隨從。

在代表富的記號發明之前，除地與牛羊外，無所謂財產，人所能有的，不過牛羊等罷了。然遺產在面積上與數目上這樣的增加，致全地被人佔據，而四周都有縱橫的界線，則一個人若不因他人的損失，是不能擴張自己；而

同時那些額外無產的人是太弱或太偷惰，致不能得一些田地，他們雖未受什麼損失而已變爲貧；這些人因見四周的各事都變而他們仍不變，就不得不從富人處受或偷他們的食糧；這情形就照了各人的品性，產出統治和奴隸，或强暴與刼奪。富者一嘗得統治之趣味，就輕視他人，他們用舊奴隸去得新奴隸，專想如何可制服或奴隸他的鄰人；這適如貪心的狼，一嘗得人肉，就鄙棄其他的食物而專尋人吃。

這樣最有勢力者或最困苦者在他們意中既把他們的勢力或困苦當作一種對於他人的所有之權利而以爲這種權利與產業上的權利相等，那麼平等的滅亡就添了許多最可怕的擾亂。富人的僭奪，貧人的搶刼，與兩方面無羈勒的慾念都壓制天然憐憫的呼號與公道之柔弱的聲音，且把貪心，野心，與惡德充滿人心。在最强者與第一佔據者的名稱之間，起了永久的衝突，其結果終必致爭戰與流血。於是這新產的社會境就發生了一個可怕的戰境；這樣被困被苦的人不再能回顧到他們以前的地步，或拒絕他們所已得的事物，他們倒妄用了那些給他們榮譽的才能勉力去工作，實則這工作徒然使他們更擾亂而把自己置於滅亡的邊線。

富與貧均對於新發現的惡而戰慄，

均願從財遠飛，失去他們所已得的，

要人後來對於這樣難堪的境地，對於壓制他的許多災難而不一回想，是不可能的。富人必較他人爲更甚，他必覺得因了這長久的戰境受了何等多的苦，這種戰爭的經費都是他擔任的；在這種戰爭中，他人雖都把性命去冒險，而他則把財產去冒險。且他們無論把他們的僭奪隱藏的怎樣的好，他們總自知他們是根據於虛僞而

不可靠的名稱；所以著有人用强權奪去他們所用强權得來的，他們是沒有理由可怨的。即以自己工作致富的，也沒有更好的理由去做原主的根據去重言申明「我造這井，我用了工得這塊地，」是沒有用的。或者有人答你說，誰給你這地位，你有什麼權利，為了我們所從未曾叫你做的事而向我們索代價？你知你許多同類為你得了太多而將餓死麼？你在佔據普通生計多於你自己所需之前，當先得人類明白共同的許可。既沒有充分的理由去證明自己的是，又沒有足够的力量保衞自己，既僅易於壓服個人，而自己又很容易被羣衆所壓服。既為了相互的嫉妒而不能聯合相等之人去抵抗那些存共同劫奪希望的許多讎敵，那富者到了這時，為事勢所迫，到底想出了一個人類中的最奧妙的方法：就是收那些攻擊他的人為己用，與讎敵聯盟，用各種的格言去感動他們，再給他們別種的制度，這種制度對於他自己之有利適與其對於自然律的不利相等。

存了這個宗旨，把這境的恐怖宣示於他的鄰居，在這境中各人都備了軍器抵抗其餘的人，在這境中他們的所有與他們的需要同樣的使人煩惱，且在這境中無論富者與貧者均不能希望安樂。他既把這些宣示於他鄰居之後，他就用了悅耳的言詞使他們趨近他的計劃。他說，「我們當聯合去保衞弱者的被人壓迫，去禁止有野心的人，去為各人得公道和平的規條，這規條是無論何人都應服從的；這規條總要有幾分能補救產業的變動，使强者與弱者能一樣服從相互的義務。總之，我們不當用我們的力去抵抗自己，我們當同聚於一無上的權力之下，這權力能用高明的法律來管束我們，能保衞這團體中全數的人，能抵抗共同的讎敵，且能維持我們中間永久的和平。」

要欺騙這般野蠻而易於受欺的人，他所用的言詞雖較以上所云少得多，也狠足够了；且他們在爭論盛行而不能不有專斷者的時候，在野心與貪心進行太遠而不能不有主人的時候，哄他們的言詞是更可以少。人爲希望得自由，都直趨至桎梏之中；因爲他們的智識僅能使他們見政治制度的利益，沒有經驗使他們預見這事的危險；最能預見這危險的，就是那要想用這種制度自利的人；雖他們中的最聰明者也不以犧牲一部份的自由去保全其餘的自由爲不妥；這適如一受傷者的割下他的一臂去保全他身體上的他部。

這是或近是社會與法律的來源，把新的桎梏加於貧人，把新的權力加於富人；澈底的滅了天然自由，永久定了產業與不平等的法律，把聰明的僭奪變做了不能更改的權利，且爲少數抱野心者利益，使全體人類去從事於永久的工作，奴隸，與困苦。我們不難見如何一個社會的設立使其餘社會的設立變爲必須，並可以見爲要抵抗聯合的力，其餘的人類自亦必聯合。於是社會就日見增加而普遍於全地，直到世界上沒有一隅可以免去這束縛，可以從那用線掛在他頭上的刀下避他的頭。民議既成了各社會中各人的規則，自然律僅存於社會與社會的中間，且每借了國家的權利之名被一種默認的制度所修削，以致這自然律可合用於商業，並可作天然憐憫的替身；這天然憐憫行於社會時幾全失其以前對於個人的影響，且除了在幾個抱世界主義者的心中，這憐憫也不再生存了；惟抱世界主義者能破除那分別人類之理想的障礙，能效法我們的至尊造物主的模範，能抱全體人類包括於他們的仁慈之中。

然這些政治團體在他們中間在那自然境時不久卽覺得不便利，這種不便利，就是以前使他脫離那境的因

爲這境的對於這些大團體比他以前對於組成這些大團體的個人，更爲可怕。因此就發生了國際戰爭，暗殺，捕敵，這都是震動自然而殘害理性的；且此外復有許多駭人的成見把流人血的榮譽歸入美德之類。於是最出類的人就開始以爲人相殺是一種本分；後來人屠戮他的同類以千計，也不知爲了什麼在一天的戰爭中所殺的人，在奪來的一城中所行的暴行，比人在自然境時全時代中與全世界中所行的還多。這是人類分爲各部的效果中之最先的，而也是我們所可以見的。然我們請一回視他們的制度。

我知有些著述者對於政治的社會有別種解說，如強者的戰勝，或弱者的聯合。至於我們當選擇那一個原因，是與我的說素是沒有關係的。然爲了以下的緣由，我方纔所說的似乎較爲自然。第一：因爲戰勝的權利在最初既不成其爲權利，則不能做造成別種權利的基礎；戰勝者和戰敗者在戰時仍在彼此脅敵的地位，除非戰敗者恢復了他們固有的自由，自願去選擇那戰勝者做他們的領袖。然在那時不論何種搶奪或降服是都用強力做成的，所以這自願選擇戰勝者一事是必無的，決不能由這種假定去以爲眞有眞社會或政治團體，或強者法律以外的別種法律。第二：因爲當時強弱二字的意義是不明瞭的；因爲在產業權或最先佔有權之成立與政府之成立的中間，這二字的意義是最好用富貧二字來解說：因爲在事實上在制度成立之前，人要制服與他同等的人，除了襲取他的貨物，或自己的貨物被人襲取以外，別無他法。第三：因爲貧者既除了自由以外已別無可失之物，而說他自願把他僅存的東西去犧牲於人，沒有什麼交換，是極不通之論；富者則對於他所佔有的各部是都有感覺，（若我能這樣說）要損害他們是很容易的；所以富者不得不設法預防；總之，去以爲一種東西的創造是由於須

用這東西的人比以爲他的創造由於受那東西之害的人，更爲有理。

政府在嬰孩時代，是沒有規定的法式。經驗與哲理的缺少使他們僅能見目前的不便，他們想預防他人，不過像預防自己一樣。無論那些高明立法者的勤力，這政治團仍不完備因爲這種組織是不過一時的事勢所使然的；且因了開始不當，後來雖經時代指出他缺點示睃他補救之法，他原有的錯誤是永沒有修好。後來是連延的彌縫，然若要建一堅固持久的房屋，必須像賴看克(Lycurgus)之在司巴達，把那舊時的位置和一切舊料澈底除淸方可。

在起初，社會僅有幾條普通的條約，這條約是各人所必服從的；且爲要實行這些條約，全體皆爲各個人而求安穩。經驗僅能顯明這種法律的弱點，在祗有公衆能見證和審判的境中，因爲把人過失定罪名的艱難，犯法而漏法網是何等的容易：人有許多方法逃避法律；擾亂與不便必連延的增加，直到人不得不把公衆治權去交付於私人，把勉强人民的服從之責任交託於統治者之手。若說領袖被選於政體組織之前，司法者存在法律成立之前，是狠不通的臆斷，不必去嚴重研究。

這樣的臆斷是與假定人起初就茫然無條件的爲一個獨一的主人去戰鬬，與假定那些驕傲而未經制服的人爲了共同的安穩，自趨於奴隸行爲同樣的無理。因爲他們若不爲抵抗他人的壓迫，爲保護自己的生命自由與產業起見，—這些是他們生存的元素—他們爲什麽要自己去尋領袖？在人與人的關係間，最不幸的事就是自己在他人的手中；且人先把他需要他領袖之助力所保存的東西去交託於領袖，是不合常識的。他領袖爲了

這樣大的權利能把什麼相等的東西去報他？ 若他要假借了保護的名稱去佔有他人所託付的，他不將受那寓言中所錄的答案麼：「那豺敵於我們有什麼更大的害麼？」 所以這是不成問題，政治權的根本要言就是人民設立領袖是爲要保護他們的自由，不是要奴隸自己。 渥立尼告赤拉琴說：「若我們有一王，是因爲我們要免去一主人。」

政治學者之於愛自由，猶諸哲學者之於自然境有同樣的詭辯。 他們由他們所見的各事物去批判他們所未見的事物；因爲他們所見的奴隸在束縛之下狠能忍耐，就以爲人對於奴役有天然的傾向；他們沒有回想這是從自由與從無罪和德行是一樣的；惟佔有這東西的人能知道東西的價值。 物拉雪特 (Brasidas) 在比較司巴達和潘散巴立的生活時對煞赤拉說：「我知道了你國的樂趣，然你不能知道我的快樂。」 未經馴服的馬一見了鞭轡，就豎起了鬃毛，狂奔而去；彼馴服之馬，雖鞭他刺他，亦能忍受；野蠻人不能低首於其羈絆物，已開化的人却能忍受而不發一言，野蠻人寧處於最不靜的自由境，不願處於最安靜的奴隸境。 所以我們不能從已經做奴隸的國去批判人類對於贊成或反對奴隸的天性；我們應當從各自由國於抵抗壓迫上所用的大力去研究。 我知前者必永久稱揚他在桎梏中所享的安樂，而稱他的不幸的奴隸境爲安樂境：他們把最可憐的奴隸叫做和平。 我見後者爲要保存那惟一的寶物，犧牲快樂，和平，財產，權力，與生命，這種寶物那些已失者是狠不重視的；我見了天生自由的動物因他對於羈囚有一種天賦的不忍耐，每撞死於他囚籠之內，我見了許多輕視歐洲快樂的裸體野蠻人甘冒饑，火，刀，死，不過爲要保存他們的獨立，我就覺得講自由是不是奴隸的事情。

至於父權一層，固有些著述者以爲全權政府和一切社會都是發源於此的，我們無須回顧洛克(Locke)與雪特奈(Sidney)的相反的說素，我們祇須說明在地球上沒有一種東西比專制權的和平離專制的精神更遠，這權於服從者的利益似乎比於命令者的利益更大；我們祇須說明照自然律，爲父的到了他兒女無須他幫助的時候，不復爲他兒女的主人了；此後他們是平等，爲子的對於他的父是完全獨立，所欠他的是不過尊重而不是服從。因爲感恩是一種應盡的責任，而不是一種可要求的權利：我們不曾說社會是從父權來的，當說後者是從前者得他主要的力量。沒有個個人被人認他爲許多人的父，若他的兒女不存留於他的四周。爲父的是他自己之貨物的眞主人，這貨物是使他兒女依賴的樞紐，且除非爲他們長久服從他盲意的緣故，倘然他不願意把他的產業分給他們，他儘可不給他們。然在專制君之下的人民不能希望得這樣的利益，因爲他們自己和他們所有的都是他的產業，卽實在不是他的，他總自以爲是他的；所以他們祇能得他所願給的，而實則卽是他們自己所有中的一些，且這一些要把他當作一種寵賜。當他要剝奪他們的時候，他的作爲也不會不公道的，他許他們活就是他的仁慈。

這樣的從權利去辨別事實，是與以爲人民自願設立專制政治，同樣的無理。且我們也不容易證明那束縛一方面的條約的確有，因在這種條約中危險是全在一面，對面是絕然沒有的；所以除人故意束縛自己，決不能忍受這種條約。這種可惡的制度雖在現代賢明之君也決不出此，而法國的君是更不肯出此的；從他們許多上諭中就可以明白的；在一六六七年路易十四世的上諭中之一節，這是更明顯的。

「所以不要說君王是不受法律之宰制的；因為這句話的對面適是國權的確解，這句阿諛的話有時為人攻擊，但賢明之君總以保護人民之所有一語而得自衛。 然吾們若照那高明的伯拉圖 (Plato) 的意思說一國完全的幸福是在人民服從君主，君主服從法律，而法律當專而永久為公衆的利益，是豈不更為合法？」

我不要問自由既為人的最高能力，我們若把自己降到動物的地位，—他們是不過本能的奴隸，且竟是造我們者的羞辱—若盡量反對他所賜物中的最寶貴之東西，若不過為了要使一狂暴的主人滿意而卽屈服於他，所禁止的犯罪行為之下，是不是降低我們的本性；或這個藝術家為把他所造的工完全毀滅而不尊重，是否應當被人所怒。 我要拒絕(設反對者許我)排別拉 (Barbeyrac) 他從了洛克 (Locke) 狠圓轉的說人決不致於為服從一種可以任意用他的專斷權而賣其自由。 他再說「因為這就是賣他自己的生命，而這生命的主人不是他自己。」 我要問那些不怕把自己降低的人，他們有什麼權能把他們的後裔降至這同樣的低級，有什麼權能屏棄他們後代的那些幸福，這幸福並不是出於祖宗所賜的，沒有這幸福，對於配有生活的人，生活必定是為一種重擔。

潘芬杜 (Puffendorf) 說人固能為他人的利益，自己剝削自己的自由，正如我們用了條件合同交換我們的產業。 這似乎是一狠弱的說素。 第一，因為我對於我已經放棄的產業，我是無份的人，他人妄用，我亦不能顧問；然自由若被人妄用，似乎不能說與己無關，且我也不能使自己成了一為人犯罪的工具，而不負他人所强我犯的罪名。 不獨這樣，產業權不過是人人制度中的一種規則，人可以任己意放棄的：然對於那自然所賜的最重要的物，如生命與自由，則不是這樣的，生命與自由是每人所得享受的，若說這是人也有權可以放棄的，總覺可疑。 因

爲放棄這件，就是降低人；放棄那件，就是盡量的滅人；且因爲既沒有什麼暫時的利益能補償二者中不論那一件的喪失，則我們不論以何種代價去放棄他們，總是開罪於自然和理性。卽使自由也如產業之可以交換，於子孫一方面情形也大不相同；子孫能享受他父親的所有，不過是爲父親有遺產之權；然自由則他們因爲是人而從自然得來的，做父母的沒有什麼權可以廢除的。所以建設奴隸，必定加強暴的行爲於自然，要保存這樣的一種權利，自然是不得不更變。法律家狠嚴重的斷定奴隸之子降世時卽是奴隸，實則換一句話來講他們就是斷定一個人降世時，卽不是人。

所以，我以爲政府決不是開始就有專斷權的，這一定是政府的敗壞與極端的名稱，到了後來，把他引回到最強者的法律，這種法律本來是爲補救而設的。若政府果是開始就有這權，則這種權既自身不合法的，豈能做社會之法律的基礎？而因此也豈能做這種法律所製造的不平等？

我現在雖不開始研究一切政府的根本契約之性質—這是尙未研究而應研究的—我採取了他人對於這事的共通意見已覺自足，且我承認這政治團體的建立，是人民與他們所選之領袖中間的眞合同：兩方面均不得不守這合同中的法律，而這法律是他們結合的樞紐。人民既爲尊重他們社會的關係，而把他們的旨意歸一，則解說這一個旨意的許多條款，就成爲根本法律，凡在這國的人，都應服從，沒有例外的；這些條款中有一條規定如何選舉司法行政的官，並這些官的權限。他們的權以維持憲法爲限，不能及到改變憲法的範圍。要使法律與司法行政者爲人尊重，他們是須有榮譽。因要補償他們在良善的行政上所費的辛苦與工作，他們也須有異於

平常的特權。統治者不得不把自己拘束於他人所託付他的權力，他用這種權力當根據於公衆的意旨，當使他們能安穩保存他們各人所有，且每事上當先顧公益而後私利。

在經驗或人心的智識使人能預知這種憲法的總不免爲人濫用之前，那些受託付的人自己既狠有趣味於這憲法之中，當時這憲法必定狠似極好的；因爲統治權與凡連帶的權利既根據於根本法律，則這種法律一不存在，統治者就不復爲合法的了；人民就不復須服從他們的了；做國家存在的元素既是法律而不是統治者，則後者苟不合法，國人就當恢復他們對於自然自由的權利。

我們對於這問題若稍一注意，我們卽可尋出新的說素去證實這眞理，且能就從這合同的性質去深信這合同並不是不能改變的；因爲若沒有特高的權能維繫兩方面相互的信任，或强他們各盡其職務，則祗有這兩方面自身能審判他們自己的情形，苟一方面以爲彼方面違背了合同中的條件，或不利於自己的一部，卽有權利去廢棄這合同。遜位的權利大約卽根據於此。我們現在不過想到在這種境地的人的一方面，我們確知若一個統治者執了全權，把合同上的利益全歸自己，他固有廢棄他的職權的權利，但受他們領袖的苦楚的人民必有一更好的權利去廢棄他們自己的倚靠他。然從這可險的權利而必發生的一切可怕而多的爭戰與擾亂，使人想到人的政府是何等的需要一個比理性還堅實的根基，若使神的旨意加入其中，若說統治者的權是出於神賜而含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之性質，於公衆的和平是何等的有利。卽使世界上從宗教沒有得着別的利益，這已經足够把採納研究宗教與一切宗教陋俗的責任加諸於人，因爲他所省人的血，比狂信（fanaticism）所流人的血還

多。然我們當跟隨我們的假定而行。

政體之各各不同，都因組織政府時個人間之不平等各各不同之故。若有一人於能力，德行，財產，個人勢力，都能勝人，他就做了獨一的統治者，政體就成爲專制了。若有幾個人同樣優勝而高出常人，他們就一同被舉組成了貴族政府。在那些還沒有遠離自然境的人中，他們的能力與財產不如前二者之不平均，最高的統治權就爲他們共同所有，而他們的政體就爲民主。後來經了長久的時期，乃知道究竟何種是於人最宜。有些人民仍照舊服從法律；有些不久就專服從統治者。做國民的努力去保存他們的自由；做庶民的被他人之得享他們已失去的幸福所刺激，專想把他們的鄰居來做奴隸。總之，一方面興起財產與戰勝，一方面安樂與德行。

在各種政府中一切的職位起初都是選舉的；到財產的勢力已不成了問題的時候，人每重視功績，這功績是有一種天然優勢的；且也重視老年，老年是於辦事上有經驗，於行政上能周密。希伯來的長者，司巴達的議會，羅馬的議院，且我們主人(Seigneur)的一個字的字根也顯出當時老年是何等爲人重視。然老年人被選的時候愈多，選舉重行的時候也愈多，而選舉愈變爲一種滋擾；陰謀因此而生，黨派因此而立，黨見因此而深，而內訌也就因此而起了；在這時候個人的生命爲了國家的僞幸福而犧牲；到後來人幾幾乎將回到他們古時無政府之境地了。抱野心的領袖就利用了這樣的事勢爲自己一家保存這統治的職位；在那時人民早已習慣於倚賴安適與一切生活上的便利，早已不能除去這些桎梏，所以他們的領袖在這時候要在他們身上加添些束縛，他們爲求安樂的緣故，必定也順從的了。統治者既成了世襲，他就加了一種習慣，以爲這職位是他的家產，他自己家裏的人

是一國的主人，實則他當初不過職員罷了，他把他的國人當作奴隸，當他們也如牛羊之爲他家產業中之一部份，而把自己稱爲諸神之四王中之王。

我們若跟隨了不平等在這些改革中的進步，我們要覺得法律與產業權的設立是其第一時期，統治權的成立是第二時期，合法的權變成專斷的權是第三時期，而也是最後之時期；所以富者與貧者的地位是經第一時期所認可的；強者與弱者的地位是經第二時期所認可的；惟主人與奴隸的地位是經第三時期所認可的，這是不平等最後之時期，在這時期一切其他的不平等也都存在，且這些不平等必進行到這樣遠的地步必至那政府爲新革命所完全推翻或使之回復合法狀況。

要明白這進步的不能免，我們大可不必多思考設立政府的宗旨與方針，如他的法式是如何，他所不免的劣點是如何；因爲使社會制度成爲必要的要素也卽是使濫用這制度成爲不能免的要素。若我們除了司巴達他的法律專注重兒童教育且賴干克 (Lycurgus) 建立這樣的道德使法律幾成爲爲無須—以通例論法律既弱於情欲，祗能禁止而不能改變人—我們不難證明那些祗留意於建立政府的目的與小心防範改變和敗壞的各政府，是都無設立之必要。因爲若一國中沒有人逃避法律或濫用統治權，這國是無須法律亦無須統治者。

政治上的差別必定產出社會上的差別。領袖與人民中間的不平等不久卽爲個人所覺，且這種不平等是照情欲才力與事勢，再經各樣的修改。統治者若要奪得不合法之權，不得不把差別給那些須平分這權的人。不獨這樣，個人既都被一種盲的野心所衝動，都願自己被人壓迫，因他們每向下看而不向上望，人就愛權勝於愛

獨立，且自願為奴隸他人之故奴隸自己。要強一個不愛權的人去服從不是容易的事；雖機警的政治家亦知去奴隸一種專愛獨立的民族是不可能的。然在膽怯與有野心的人中，不平等是很容易得勢的因為這般人是總肯冒財產的險的，對於命令或服從是不甚關心的。這樣，當時必有一個時代，在這時代中一切人民的目光都被迷惑，統治者祇須對人民中少數人說「你與你的後裔是偉大」，則他人目中與他自己目中竟似乎立刻變為偉大了。他的子孫因了時代愈遠，愈覺得其大原因愈遠而愈模糊，其影響必愈大；在一家不勞而食者的數目愈大，這事愈顯得明瞭。

若現在是講細目的時候，我即可講明如何功與權的不平等，雖無政府的干涉，一經從社會中的結合，就起了相互的比較，一經鄰居連延的往來，就開始留意相互的不同，這種不平等在私人間也是不能免的。這些差別有許多的種類；但財產，門閥，權勢，與個人的功績，是社會上人中間最大的差別；我可以證明這些不同的勢力的和合與衝突，確是一國憲法之優劣的標準。我可以指明這四種不平等之中，個人的功績實是其他三者的來源，而一切未來的不平等都被財產所歸束，因為財產既最能直接使人興盛，最容易與人聯絡，人就可以用財產去買其他的差別了。從這樣的觀察我們就可以很確切的判辨人離原始的境已怎樣的遠，對於極端腐敗的進步是怎樣的遠。我可以解說那些煽惑我們的普遍的好名心，好榮譽心與好利益心，何等的鼓勵我們，使我們比較我們的才能與權；何等的激起而增加我們的情欲，且因為造出了普遍的競爭，或簡直是讎恨，因為他使許多人趨向一的路程，他興起了何等多的失敗，成功與一切的擾亂。我可以顯明我們就從這個欲望，就從這表別自己的熱望得

有我們現在所有的最好的與最壞的，善德與惡德，智識與錯誤，戰勝者與哲學者；這就是說許多壞的與不多幾件好的。總之，我可以證明倘然我們有不多幾個極端的富而有勢力的人，而多數的人都在缺少與黑暗之中，這是因爲前者必欲他人不有他們所有．他們纔寶貴他們所享有的；因爲他們的境遇縱不變，若人民一不窮困，他們就不快樂了。

單是這些細節，已足夠做一件狠大工程的料作，在這工程中各種政治的利害凡關於自然境之人的，都可審察，而同時各種不同的情形也指示明白，在這種不同的情形中，不平等現已發現，且在將來也或照了政治的性質與時代所必然產生的改變而發現。我們可以見許多人因預防他人的强暴，致受內部的壓迫。我們可以見壓制日見進行，被壓者不知到何時方了，也不知有什麼未經用的合理的方法可以阻止他的進行。我們可以見國民的權利，與民族的自由漸漸的消滅，弱者的怨言，反對，和控訴，當做煽亂的聲息。我們可以見保衛公衆的榮譽，被政策限於人民中以金錢傭來之一部。我們可以見賦稅因此就成爲必須，而於是那膽怯的農人竟有時在和平時代放棄他的田地，離棄他的耕具而去受苦。我們可以見致命而常改的榮譽法律的設立，也可以見保衛國家的人不久就做了國家的仇敵，不久就把短刀刺入人民的胸懷。

從財產與境遇的大不平等，從情欲，才能之繁複，從無用與有害之藝術，及虛浮之智識的各各不同，生出無數的成見，這些成見是與理性，幸福，德行，一樣相反的。我們可以見統治者用了各種方法去減少人在社會中的結合，鼓動他們的分離；凡能播真正離散之子於他們中間而表面上似乎使社會和合的事情，他是沒有一樣不做的，

他做各樣的事使他們中間的權利與利益相互衝突，以致可以激起各級的人中的相互嫉恨，而又可以堅固他自己約束他們的權。

從這擾亂與這些改革之中，專制政治漸漸的舉起他可怕的頭，慢慢的把國中尚完善而未被惡習薰染的盡行吞滅，到後來竟踐踏法律人民把自己建立於共和的遺址之上了。恰在這時代之前必是患難與災害的時代；但後來那怪物吞滅了一切，人民不復有領袖與法律，不過專制君罷了。從這時起沒有德行與德性的問題；因爲專制是沒有榮譽的希望；凡他流行的地方他不容有別的主人；他一開口，誠實與責任立即失了重量，盲從就成爲惟一的德行，這是現在奴隸仍在實行的。

這是不平等最後的時代，也是收縮這圓形的極端點，這點適接合我們的出發點。在這裏一切私人都回到最初的平等，因爲在這時他們是沒有什麼；在這時人民既除了主人的旨意外，沒有什麼法律，主人既除他情欲之外，沒有什麼約束，則一切對於善的意識與公道的原素，是又都消滅。在這時人已完全回到最強者的法律，回到一個新的自然境，但這境與我們出發時的自然境是不同的，因爲一個是純潔的自然境，而一個是極端腐敗的結果。除了這一點以外，這兩個境的異點是狠少的，政府的合同在這時是完全被專制所消滅，做主人時期的長短，就照他能做最強的時期的長短罷了；他一朝能被人驅逐，則他也沒有權利去怨人對他的暴動。一個土耳其王從人民的變叛而被人處死或廢除，是與他前一日處死人民或剝奪人民的財產，同樣的合法。因爲他的成立是專靠武力，去廢除他，也祇可專用武力。所以各事都依了自然程序而行的；人因了那些常有而急進的革命而得

了惡果，是沒有理由去怨他人的待己不公道，祇可以怨他自己的命運或自己的不見識。

若讀者能尋出而追踪這條已失的路，這條路是人從自然到社會境所必經的；若讀者能補入我方纔所遺的過渡境遇，與凡我因了時間的關促而省却的，或我想像時所遺漏的，他不會不覺得兩個境的相離的遠。就在追踪這各境的遞綏發展中，他必能找出許多政治問題與道德問題的解決，這些問題是哲學者所不能解決的。他既知人在各時代是不同的，他就能覺得大屋琴乃(Diogenes)當時所以不能找出一人，是因爲他在他同時的人中要找出一個早代的人物。他能明白關秃(Cato)所以同羅馬自由同死的緣故，是因爲他生在一個不配他生的時代；這個最大的人不過使世界驚奇，他若早生了五百年，他一定能管理這世界的。總之，讀者若能做以上所說的兩件事，必能講明人心與情欲怎樣的於不知不覺中改變了人的本性；他能講明爲什麼我們的需要與快樂到後來要尋新的事物；爲什麼當原始的人逐漸失踪之後，社會貢獻我們一羣人造的人和人造的情欲，這些人與情欲都是那些新關係的產品，在自然方面是沒有真的基礎的。這事上凡我們從回想中得來的，沒有一件是未經觀察所證實。野蠻人與開化人的心與傾向，是這樣的不同，一方當做最快樂的事物，覓爲彼方面當做最失望的事情。前者僅知和平與自由；他僅要生活而無工作；雖司篤克the Storic之淡泊主義(Atraxia)也遠不能及他對於他物的冷淡。開化人則常勤，常流汗，常工作，常虐用他的腦力去找尋更辛苦的事業；他繼續他的苦工直至最後之一刻，且覓用死去置自己於活的境地，或拒絕了生活而去求永生。他要趨附有權勢而他所恨的人，要趨附富而他所輕視的人；他自願沒有代價而去受伺候這般人的榮譽；他不把自己的卑鄙與他人的保護爲羞

恥；他方且以奴役自驕，而輕視與這種榮譽無份的人。一個歐洲大臣的繁複而嫉妒的事業，在開立物人的眼中是成了何種的景像！這種疏懶的野蠻人厠多受暴死而不願受這種生活中的苦楚，這種苦楚雖爲善的樂趣也不能使他忍爲甘美！要明白這種憂慮的動機的人，須把權與名兩個字牢記在心；他不能不知世上固有人把他人對於己的意見看爲重要，他們每因了他人的批判不因自己的證據而快樂而自足。實在而論，一切這些不同的來源，不過是野蠻人活在自己之內，而開化人永在自己之外，他祗知活在他人的意見之中，所以他祗能從他人的對於他的批判中覺得自己的存在。我現在的宗旨並不是要注重從這種性情所發生的漠視善惡，這漠視是雖有我們許多德性上的良好事業也不能免的；我也不是要顯明人怎樣於一切事物僅留外表，即在榮譽交情德行，有時即惡德自身也不過有些技術與具文，且後來人竟爲這些虛文而自驕；總之我不是要顯明我們如何在這許多哲理，人道與文化之中，總不敢一問自己，而專問人我們是什麼樣人，致使自己僅得見一個虛僞而無價值的外表，無德行的榮譽，無智識的理性，無樂趣的幸福。我果能證明那改變我們一切天然傾向的絕對不是人的原始境，乃不過是社會的精神，與社會所產出的不平等，則我已足够了。

我專從理性的光，竭力追踪不平等的來源和進步，與凡可以從人本性上抽繹出來的一切政治社會的制度與腐敗；我絕不叚託那些以爲君權出於神權之特准的神聖信條。從這樣的觀察，我們能明白在自然境界既沒有什麼不平等，一切的不平等的力量與發達是都因於我們能力的發展與人腦力的進步，到後來因了產業與法律的建立，這些不平等就變爲恒久而合法的了。第二，從這樣的觀察也可以明白道德上的不平等，經了實在權

利的許可，凡與物質上的不平等不相稱的時候，必與自然權利衝突，這個差別，已足够使我們決定我們對於在各文明國中所流行的這種不平等，當存何種的觀念；且也可以明白這不平等，既是不論怎樣的解說，總與自然律相反的，則兒童嘗管老年人，愚者嘗管智者，少數有特權的人嘗把他過多的東西塞滿自己，而那飢餓的羣衆常在生活需要品的缺少之中。（完）

完全國貨 毳臻麗密

中國第一毛絨線廠出品精良早已著名前蒙農商部展覽會給最優等獎憑令工商研究會審查國貨又列甲等併贈扁額曰毳臻麗密所有細章詳載仿單批發所法租界興聖街隆興昌分銷處各絨線號價目一律

附錄

新文化運動和教育

姜琦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新文化運動』和教育．這個題目，可以分做三層講；也可以聯攏一處講．就是：

一『新文化運動』的意義．

二　教育的意義．

三　兩者的關係．

『文化』一語，英語叫做 Culture；有人說是 Civilization，其實 Culture 和 Civilization 是有區別的．後者應譯做『文明』．怎麼叫做『文明』呢？『文明』是表現某時代人類社會上物質的及幸福的狀態．換一句話說：是表示某種生活狀態是最適合於某時代人類社會的．例如最古時代的殺人事業，掠奪婚姻等等是古時代上最適宜的人類生活狀態；就是古時代的文明．有人說這種行爲是極野蠻的；乃是最不合於人道的．但是兄弟以爲不然．所謂野蠻這句語，是和後代事業相比較的話．若就最古時代社會的狀況考察起來，這種行爲，也不失爲一種文明．何以故呢？因爲當時的人非殺人就不能夠自衞；非掠婚就不能夠得妻．進一步說：所謂希臘文明，拉丁文明，基督教文明，中世紀文明，十八九世紀文明，都是單指希臘羅馬基督教時代中世紀十八九世紀時

代當時社會上幸福的狀態而言。若要把以上各時代的文明比較起來，那個時代可以算是文明呢？那麼不但所謂希臘文明拉丁文明等語不能夠存在，就是今日的社會狀態，也不算是文明的。換一句話說：既稱爲某時代文明，明明是承認某種生活狀態是最適合於某時代人類社會的。

其次『文化』不是這樣的。怎樣叫做『文化』呢？『文化』在社會方面是說明文明上種種精神的狀態；在各個人方面是暗示那一種文明狀態是今日或將來人類社會所要求的更美的生活。換一句話說『文化』一方面是批評各時代的文明；一方面並且要逐漸再造一種更優美的文明。胡適之先生說：『新思潮的精神是批評的態度，』『新思潮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新思潮是再造文明』等等，就是這樣意思。例如最古時代的文明是不適用於後來時代的；希臘拉丁文明是不適用於中世紀的：中世紀文明是不適用於十八九世紀的；十八九世紀文明是不適用於今日的；今日的文明是不適用於將來的。我們爲今日計，爲將來計，不可不重新再造一種更優美的文明。否則；今日的文明現狀，不但是不滿足於人類社會所需要的，並且不能夠促世界的進步。若從歷史上觀察，所謂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宗教改革，新人文主義等等，都是這種作用。就是今日所謂「文化運動」也不外乎此。照這樣看來，「文明」是一時的現象，「文化」是永久的作用。西洋有許多學者把「文化」叫做「人類生命發展之價值歷史，」「人類生命發展之創造的途程，」就是這樣緣故。

觀上所述，「文明」和「文化」是有區別的，已經明白了。然而二者是有關係的，譬如電燈是今日文明的現象；但是這種電燈還不適用，再要把他改良，過發明一種更適用的。這種進行，就是今日文化的作用。「文化」是文

明現象的發動力，「文明」是文化作用的目的物　「文明」是一時的靜止的固定的，「文化」是繼續的活動的進取的．「文化」就是把現在的文明現象改造為一種再優美的文明現象．所以我們把這種作用叫做「文化運動」斷斷沒有叫做「文明運動」的道理．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在「文化運動」這句話上加一「新」呢？有兩種意思：第一種意思是要創造一種新文明—新文化的運動；第二種意思是要用新方法去再造文明—新的文化運動．但是第一種意思的「新文化運動」在歷史上未嘗沒有，例如希臘人不滿意於古代文明，要造成一種希臘文明；羅馬人不滿意於希臘文明，要造成一種拉丁文明；基督教不滿意於希臘拉丁文明，要造成一種基督教文明；中世紀以來一般學者不滿意於基督教文明，一派要恢復希臘拉丁文明，提倡人文主義，他一派要實行改革宗教，造成新基督教文明；其他如十八世紀之新人文主義，十九世紀之科學勃興，無一不是「新文化運動」，無一不是要造成一種新文明．但是他們所造成的新文明，只可稱他適於一時的生活，叫一部份的人享到幸福，不能夠造成全體人類社會的永久和平．所以這次歐洲大戰爭是不可免的．因為他們專注目於個人方面或國家方面，叫人人各自去謀利益，圖幸福，其結果不外乎造成一種種自私自利，互相殘殺的社會就是了．照這樣看來，我們若把第一種意思拿來解釋「新文化運動」，那麼我們仍舊是蹈從前的覆轍，還有什麼價值呢？所以我們不可不把第二種意思拿來解釋「新文化運動」．就是說，『新文化運動』是要用新方法去再造一種更優美的文明．新方法究竟是怎麼樣呢？新方法不是像從前的方法偏於個人的或小團體的，單從表面上去改革形式，或單讓他們少數的人去活動，自上而下

的，例如統治者，政治家，學者，教員等少數人去用心思，想出方法，拿來支配大多數人，應該要人人各自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去用心思，共同研究．互相協助．造成全體人類社會的幸福．有人說：「新文化運動」是自下而上的，這句話也是不對的．何以故呢？試問所謂上者下者究竟指誰而言呢？就智力而論，固然有上智下愚，就制度而論，固然有上輩下輩．若就人類的責任而論，一律平等，豈有上下之可分嗎？不過因智愚長幼的關係，智的人有智的能力；愚的人有愚的能力；長的人有長的能力；幼的人有幼的能力．各個人就自己的能力，盡自己的責任，所收的效果，雖各不同；然而從數學上比例的公式算起來，是相等的，所以叫做平等．平等二字，不是甲＝乙的意思；乃是甲之能力：甲之效果：：乙之能力：乙之效果的意思，總括起來說，就是全體人類能力的效果之總和＝全體人類社會的幸福．例如統治者，被統治者，政治家，非政治家，學者，非學者，教員，學生，等各自發揮自己的能力，去盡責任，造成全體人類社會的幸福．今天別的不用說，單說學生和教員罷．學生在學校內應該養成個人的能力，在社會上，應該增進人類的幸福．現在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就是這種作用—覺得單在學校內獲得許多智識，還是屬於個人的；必須更進一步，把自己所獲得的智識，灌輸於一般人民，這才算是屬於社會的．那麽個人和社會兩方面，才不至於偏廢．原來社會是個人所組織成的，個人是賴於社會而生存．有健全的份子，然後才發生健全的社會；有健全的社會，然後個人的生存，始得安全．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是和車的兩輪鳥的兩翼相像，不可缺其一的．不但學生．就是教員們也應該去做．有人說：教員們已經在社會上服務；因爲學校也是一種社會事業，在學校上教書，就是在社會上服務，若個個教員都能夠熱心在學校上做事，社會受益，已經不少了．照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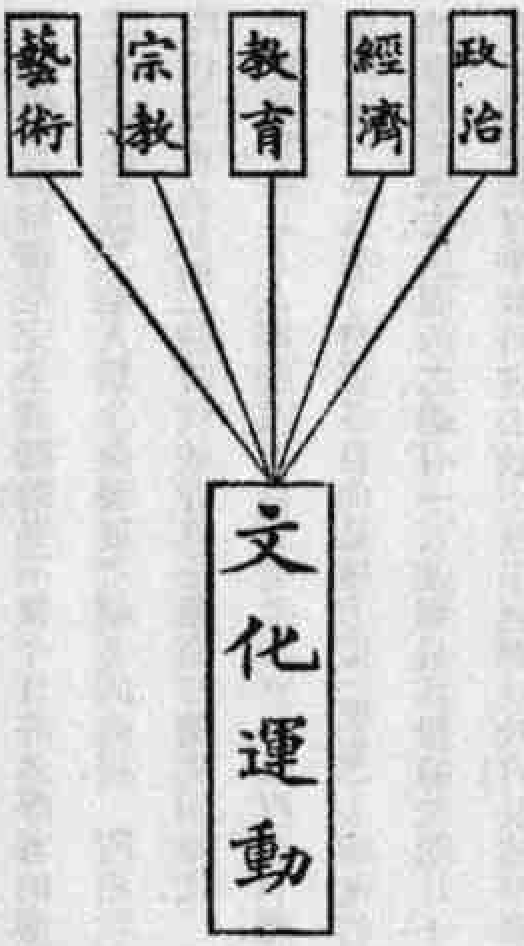
附錄　新文化運動和教育

看起來，教員在學校教書還是限於一部份的；也應該組織一個團體，用有餘的功夫，去社會上服務．彷照西洋的大學擴張運動辦法，在夜間或休息日借用學校教室對衆公開講演種種學術上智識，把一般人民程度增高起來．今後各地教員若都有這種組織，和學生聯合會再聯合起來，互相提攜，共同動作，自然能够增進『新文化運動』的速率．總括起來說：『新文化運動』是要全體人類各自培養自己的能力，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向着各種方面（現象）共同動作，互相協助，造成一種新生命新生活的途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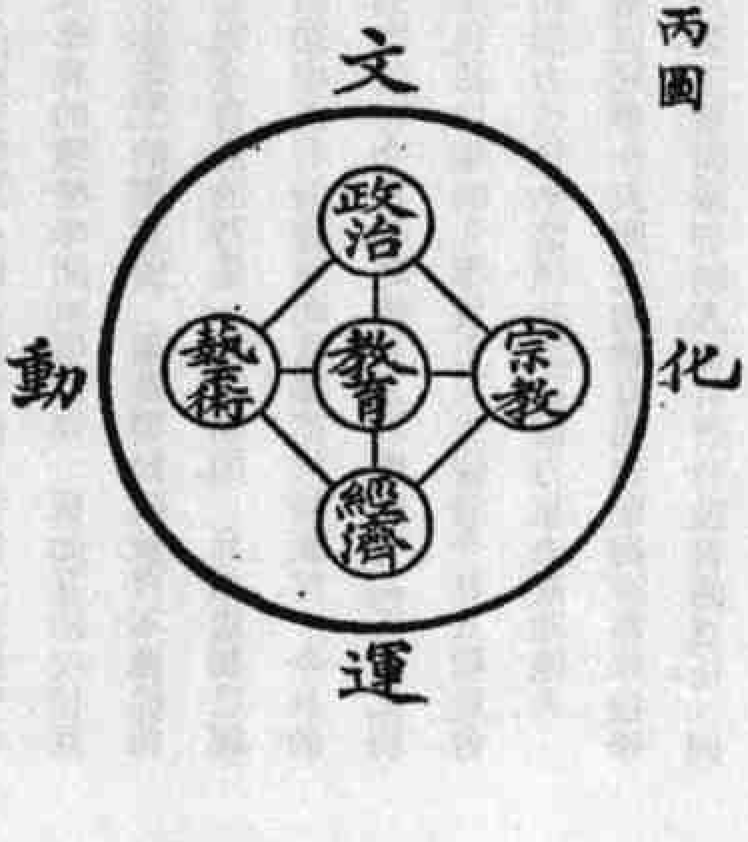
觀上所述，『新文化運動』既是要全體人類向着各種方面去活動，那麽『新文化運動』的內容實含有種種社會的現象，例如政治，經濟，教育，宗教，藝術等種種現象，沒有一件不是甚『文化』所包括．但是這種種現象不是平行並列的（甲圖），也不是前後縱列的（乙圖）；乃是一種有互相密接的發展關係的（丙圖）．現在把（甲）（乙）（丙）三種圖表出來，一瞧就明白了．

觀後列三種圖，就可以曉得『文化運動』上各種現象應該像（丙圖）有互相密接的關係；不像（甲圖）是各自分離的，也不像（乙圖）是順序追隨的．杜威說：『使社會各部互相幫助，互相依靠，使社會的生活，彼此聯絡，成爲如網的樣子』就是這種意思．不過以上各種現象之中，教育是個核心，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何以故呢？因爲教育是含有人格創造的意味。換一句說：教育是催進各種現象的活動速率，就是一切『文化運動』的原動力．譬如機器，各種現象是各部分構造，教育是個發動機．教育的目的是叫各個人居於自己生活之社會上，了解這個社會的目的及自己在這個社會上所處的地位，以期繼續的完成自己的任務．所以德國的威爾曼（Willman）把

甲圖



丙圖



乙圖



敎育一語改造『敎化』他所著的『敎化學』那部書第一卷說：『敎育和敎化是有區別的．敎育是養成智的活動的，把智識的同化拿來做目的；敎化是養成努力及意志的，把道德的同化拿來做目的．況且敎育事業是限於理性成熟時期而止的；敎化是超越這個時期繼續進行，終其身沒有間斷的．』威氏所講的『敎化』和我們現在所講的『文化運動』是有同一的意味．杜威說：『學習的目的物及報酬是繼續發展的力量及資格』也是指「

教化」或「文化運動」而言．從前許多教育學者解釋教育的意義是「成熟者對於未成熟者故意的施以種種影響」這種意義，若從今日的眼光看起來，未免有些誤謬．何以故呢？因爲成熟者及未成熟者是比較的話，相對的說明；人人是成熟的，人人也是未成熟的．譬如在一方面說：教員比學生是成熟的；學生比未受教育的人是成熟的；父比子是成熟的；長子比幼子是成熟的．然而在他方面也可以說：有學生的某種智識比教員是成熟的；受了教育的兒子比未受教育的父親爲成熟的．所以在今日的社會，無論那個人都有兩重資格：一是教育者的資格，一是被教育者的資格．你拿你的道德學問來補充我；我拿我的道德學問來供給你．彼此互相交換，互相協助共同操作，一致進行，這就是教育的眞意義，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眞意義．諸君要知道教育不像從前許多學者的解釋是完全被動的；也不像今日許多學者的解釋是完全自動的；乃是一種共動的．兄弟起初已經說過「文化運動」是人類生命發展之創造的途程．所謂途程，指途中進行的程序而言，非指終局而言．今日的時代是「再造文明」的時代，並非就是最高級的文明時代．我們既生在今日的時代，人人都應該有『再造文明』的資格；並且人人都應該要自覺有這種資格；若沒有自覺，就是自暴自棄的人，辜負上天生他於今日人類社會的好意．人人有了自覺，各自向某種方面（現象）去增進智識和能力，然後拿這種智識和能力來去幫助他人．若照這樣做去，久而久之，總有一天達到最高級的文明日子．所以兄弟今天所說的教育，並非單指師範學校學生讀幾本教育學教科書去教小孩子，就算是教育；其他學農業，商業，工業，醫學等的人，都有擔負教育的責任．例如學農業的人教人利用厚生；學商業的人教人有無相通；學工業的人教人增長生產；學醫學的人教人保護生命

等等沒有一樣不是教育沒有一樣不是『再造文明』若說學師範的人是教育家學別的人不是教育家，那麼學別的人就是自己承認不是「文明再造者」不是「文化運動員」那麼「新文化運動」仍舊是「舊文化運動」限於一部份人去活動他部份人是袖手旁觀坐享其福的。我現在要總括以上所講的種種話做個結束說：「新文化運動」是要合全體人類增進自己的能力，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就着各種現象（政治經濟宗教術藝等，）互相教育共同創造一種新生命新生活就是了。

●●要研究醫學衛生者不可不購備下列各書

學生衛生寶鑑	一冊	六角
神經衰弱療養法	一冊	二角
强健身心法	一冊	三角半
肺病療養法	一冊	二角半
良方彙選	一冊	三角半

上海各埠 中華書局發行

新教育

◀請看最近的兩期▶

發行

預定全年由上海西門外方斜路三四八新教育共進社直接

另售……各省會各大埠均有代售處

要目

（第二卷）

◉第二期

學潮後青年心理的態度及利導方法
學生自治（蔣夢麟　杜威）
國文之將來
論大學教育
留學問題
歐美教育新資料（二）
記歐美教育家談
大戰後英法兩國的義務補習教育
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
法蘭士論最近教育法
回教之感力及趨勢
酒艇之眞情

◉第三期

中小學校學生自治實施之計劃
學生自治之結果種種
關於學生自治的幾個問題
教員之道德法規
什麽是教育的出產品
西班牙之教育制度及狀况
學法政的人可以不懂些醫學麽?
教員結黨之討論
歐美教育新資料（三）
將來之美國大學
英國的美術教育
歐人分裂亞洲之現勢

價目

報價 每冊二角……郵票代欵二角二分
全年一元八角……郵票代欵二元

郵費 另冊本埠不收……外埠二分半……外洋及香港一角
全年本埠一角……外埠二角五分……外洋及香港一元

中華書局出版

全石孤本

唐拓順陵碑

▲定價拾元
▲預約六元

是碑明已殘泐殘石傳世者祇有二百餘字此拓完好如新紙墨古舊僅遺失十之三共存三千三百餘字誠爲海內孤本本局用珂羅版精印裝璜四册外加函套

◎陽歷四月底出版
◎預約三月底截止

新四(628)

民國九年三月一日出版

解放與改造

編輯者　北京新學會

經售者　中華書局　上海福州路棋盤街轉角

經售處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紹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汕頭

分售處　中華書局　沙市　贛州　衢州　貴陽　吉林　潮州　安慶　桂林　東昌　廈門　邢台　綏化　煙台　鄭州　梧州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新加坡

中華書局廣告

平民政治

美國政治之實況
共和國之模範

凡二千餘頁
精裝二大册
定價六元
特價三元
並裝四册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

本書爲英國駐美公使勃拉斯氏著氏學問深邃尤善演說駐美有年於美國之政治法律人情風俗研究有素本書詳述美國之國體政體及政黨社會等種種情形讀之可爲我國攻錯之助茲將目次摘要錄左

總論

第一篇 國民政府 凡卅四章。述憲法、聯邦政府、大統領、國會、法院、聯邦制、及英美之比較、等。

第二篇 州政府 凡十七章。述州制、諸州憲法、諸州之立法行政司法財政、及地方自制、等。

第三篇 黨派制 凡二十三章。述政黨之狀況組織選舉、政治家之情形、及政黨之腐敗等。

第四篇 輿論 凡十二章。述輿論之狀況勢力機關成功失敗等。

第五篇 美國國情舉例 凡十三章。述美國政治上風俗上各種特別事例。

第六篇 社會制度 凡十九章。述律師、法官、鐵道、金融、學校、教會、婦女、演說、生活、等種種情形。

全書二巨册。分精裝並裝兩種。凡二千餘頁。爲民國人人必讀之書。前由民友社譯印。風行一時。一年之間重版六次。後民友社停頓。本書亦停止發行。現將第六版存書五百餘部。交由本局廉價發售。